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國立中央圖書館集

王愷



第八卷 第六號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

插圖

館藏宋版書影

專著

巴陵方氏藏書志序 余嘉錫

王覺斯題丁野鶴陸舫齋詩卷子跋 余嘉錫

內閣大庫本碎金跋 余嘉錫

涇陽王徵傳 陳垣

明天啟壬戌科涇陽王端節公會試朱卷跋 張繼

王徵遺文抄

校記

論衡校箋 劉盼遂(撰定)

目錄

曲陽金石簡明目錄 高子珍

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書籍目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	四冊	二元五角	現藏政府出版品目錄 第一輯	一冊	二元	孫淵如外集 六卷 孫星衍撰 王重民輯	一冊	一元四角
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會目錄 第一八	一冊	二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會目錄 第二八	一冊	二元	清初史料四種 謝國楨編	二冊	一元五角
國立北平圖書館十九年雙十節展覽會目錄	一冊	一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十九年雙十節展覽會目錄	一冊	一元	中國加入國際交換出版品公約之經過	每份	五角
國立北平圖書館賑災圖書展覽會目錄 第二〇	一冊	一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賑災圖書展覽會目錄 第二二	一冊	一元	葛德紀念特刊 國立北平圖書館 合編	每份	二角五分
與圖版畫展覽會目錄 第二三	一冊	一元	現代德國印刷展覽會目錄 第二三	一冊	一元	大寶積經論 鐫和泰輯	一冊	三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西文參考書目錄 英文本	洋裝一冊	二元三角	穆麟德遺書目錄	洋裝一冊	二元二角	珍本叢書		
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	一冊	一元	博野蔣氏寄存書目四卷	一冊	一元	北平圖書館珍本叢書		
梁氏補書堂寄藏書目	一冊	一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	四冊	每部二元	全邊略記十二卷 明方孔炤撰 據明刻本排印	六冊	六元
北平各圖書館西文書聯合目錄 牛布面	四冊	特價九元	北平各圖書館西文期刊聯合目錄續編	四冊	特價九元	通制條格三十卷存二十二卷 明沈璟撰 據明刻本影印	六冊	六元
館藏法文書目錄	一冊	一元五角	滿文書聯合目錄	一冊	一元五角	鬱岡齋筆嘯四卷 明王肯堂撰 據明刻本排印	二冊	二元
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	一冊	一元	中興館閣書目 趙士燾編	一冊	一元	平寇志十二卷 清彭孫氏撰	二冊	二元
宋國史藝文志 趙士燾編	一冊	一元	宋國史藝文志 趙士燾編	一冊	一元	鴉片事略二卷 清彭孫氏撰	一冊	一元
書畫書錄解題三十卷 余紹宋輯	六冊	八元	中國地學論文索引 王庸 茅乃文輯	洋報紙二冊	一元六角	影片及拓片		
國立北平圖書館書目目錄類	二冊	一元四角	楚器圖釋 壽縣新出土楚器九件 劉節著	一冊	三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全景 二十張	一冊	一元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二冊	二元	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 于敏中	一冊	一元	漢熹平石經後記殘石拓片 每份二張	一冊	一元
						隋盧文構墓誌	一冊	一元
						唐張舉墓誌	一冊	一元
						唐口夫人月相墓誌	一冊	一元
						唐裴休船象并心經造像	一冊	一元
						郭槐墓誌	一冊	一元
						本館館記 拓片一張	每份	八元
						閩侯何氏藏古鏡 拓片一百二十張	每份	十二元
						瓦當文拓片 一百二十張	每份	二十元

列傳第三十八

晉書六十八

御撰

顧榮

紀瞻

賀循

揚方

薛兼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
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
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
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例拜
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怕
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

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

巴陵方氏藏書志序

余嘉錫

叙曰：巴陵方氏藏書志一冊，不著撰人名氏，前後無序跋，亦無大題及篇目，自太玄經起，至漢泉漫稿止，凡八十
八種。每書皆有解題，其先後雜糅不倫，蓋自稿本傳鈔未經編次也。余友徐行可恕假上虞羅子經振藏本過錄，
以兩本並寄北平，乞余校讐序次之。余諾之而未暇以爲，會友人倫哲如明過余，見之，携原本去，屬書手錄爲二
通，以其一歸余。行可本每篇自爲起訖，余已爲之分別部居，令以類相從，而此本依原鈔，前後相屬，不可移易，則
亦姑仍其舊焉。其書中所著錄，皆巴陵方氏書，其宋季三朝政要解題云：柳橋太守宦粵時，所得吳氏榮舊藏不
少。張香濤尙書督兩廣時，嘗從方氏假觀宋元槧本，是其證也。因爲題曰：巴陵方氏藏書志。方氏名功惠，號柳橋，
家富於財，入貲爲廣東知府，嘗署潮州府事，藏書至十餘萬卷，刻有碧琳琅館叢書。光緒時，開辦京師大學堂，方
氏獻其書若干部，至今猶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中。葉昌熾藏書記事詩七云：庚子春，太守已捐館，其家捆載遺書
至都門求售。過廠肆，見樣本，一觀其裝潢圖記，卽知爲粵中裝訂碧琳琅館舊藏也。每冊有東丹箋副葉，可以辟
蠹。書根宋字，齊如刀切云云。可想見其收藏之精善。

行可言，聞之周君雲青，此志爲湘鄉李亦元所撰，不知何據。余案葉氏緣督廬日記鈔八，自光緒己亥十二月至
庚子三月數與李元可書，往返商榷，皆爲買碧琳琅書事。然則方氏後人其人方名載書入都求售，亦元實爲之經
紀，則此志之出亦元手，當爲可信。志中於大學所藏方氏書皆不著於錄，殆卽作於己亥庚子間，於方氏賣書之
時，隨閱隨錄，故無先後次序也。葉氏記其友孫問清所得碧琳琅館書元刻柳州集志以爲宋本，宋版黃勉齋集
舊鈔本，娜嬛記，影鈔本，漢泉漫藁四凡種，今具見志中，而葉氏所自買者，乃皆不在列。蓋此志所著錄多宋元本

及舊鈔精校本，至明本不過數部，皆取其罕見者，而葉氏所購，皆明清本，固宜其不載耳。

亦元名希聖，光緒壬辰進士，官刑部主事，充京師大學堂提調，三十一年以疾卒官，年甫四十有二。亦元生時，文

名藉甚，然人僅知其博覽工詩文而已。成本璞爲作墓表，見碑傳集補十二言其始亦殫心經史考據，繼乃深契宋儒之

旨，欲融合程朱陸王異同之說。今此書於趙沂左傳補注條云：左氏本不傳春秋，漢人具有定論，趙氏欲通春秋

而求諸左傳，可謂適楚而北其轅矣。觀其持論，蓋治公羊之學者，可以覘當時之風氣。其惠棟批校說文繫傳條

云：解克字爲仁以爲己任，可也。必詆王肅劉炫以克爲勝以己爲私爲背於理，此不過陰攻朱子，又不出其名，未

免門戶之見。足見其尊重紫陽，與漢學家異趣。又以紀曉嵐痛詆吳康齋爲非，謂宜乎姚姬傳之斥爲猖獗。見四知

條集是亦爲理學家張目者。然如詩經疏義條云：朱子詩集傳初出，葉水心陳君舉皆起而攻之，而朱子自負特甚，

其弊遂流爲王魯齋之改二南刪鄭衛，師心自用，古義寢微，又非朱子所及料。則又純乎四庫提要口吻，異乎墨

守程朱之學者矣。蓋其意在調和漢宋，融合朱陸，故不專主一家也。其中所載善本，往往不見於各家書目，於板

本源流叙之甚詳，足資參考，亦頗能糾正前人之誤。如謂太平寰宇記後附外域記二十九卷，全引通典，間有增

益，亦不出舊唐書外夷列傳。如斯之類，其考證亦殊不苟。惟鈔本題顧炎武彙輯之修文備史所輯書七十五種，

多見於皇明紀錄彙編金聲玉振集中。其他或刻入木人全集，或有單行本，其書亦多小品雜說，不可據依。亭林

雖喜抄書，豈復爲此不急之務。舊序謂決不出於亭林之手，序但總略不署姓其言甚當。而李氏謂與郡國利病書用意

相同，非亭林不能爲此，此則過信舊本，不免好奇矣。

亦元推以經濟自負，慨然欲有所作爲，其才氣踔厲風發，不幸早死，未竟其用。著述亦多散佚，僅存庚子傳信錄

雁影齋詩集二種，余少時卽耳其名，恨未得見。今得是書，足以窺見其平生學術之一斑。故既爲之校正其脫誤，

又爲序錄一篇，庶後之覽者有考焉。

王覺斯題丁野鶴陸舫齋詩卷子跋

余嘉錫

行可大兄得王覺斯題丁野鶴陸舫齋詩卷子，字作狂草，極怪偉。行可既徧徵題跋，又知野鶴所爲出規紀略中，有陸舫記，求之不可得，乃寄卷子至北平，囑余覓諸藏書之家。余從北平圖書館假得舊鈔本，出規記略一卷，凡雜文十四篇。又得刻本丁野鶴全集，其目爲逍遙遊二卷，（趙遊海遊江遊大澤遊稿），陸舫紀年詩五卷，椒邱詩二卷，江干草一卷，歸山草一卷，聽山亭草一卷，皆詩集也。家政須知一卷，則家訓之流。又有表忠記二卷，赤松遊三卷，化人遊三卷，皆所作樂府也。

余既錄其陸舫遊記一篇及酬王覺斯題陸舫齋十律於卷尾，行可又命余考野鶴之生平出處，謹案乾隆諸城縣志云：「丁耀亢，字西生，號野鶴，弱冠爲諸生。走江南與諸名士聯文社，既歸鬱鬱不得志，作天史以獻益都鍾羽正，羽正奇之。順治四年（當作五年）入京，由順天籍拔貢，充鑲白旗教習，詩名甚盛。後爲容城教諭，遷惠安知縣不赴。六十後病目，自稱木鷄道人。年七十二（當作七十一）卒。」（諸城志余未見此）出規紀略前有李澄中序云：「先生爲侍御公少子，弱冠而孤，南走吳會，從董玄宰、陳古白游，居三年。歸試屢獲雋，而數奇不偶。壬午亂中，士紳狃於處堂，先生毅然携老母孤姪由山中入海，城破日以局外獨全。明年三月遭鼎湖變，泝海而南，談兵幕府。一時緒藩鎮驕恣無節制，知其時將敗，乘之還，奉太夫人毓孤姪，收先人之業於兵火播遷之後，百不失一。先生可不謂賢豪間者歟！」又江干詩卷首有其子慎行乞言小引云：「先君甫垂髫，值先祖柱史公大故，及壯盛遊吳楚，立雪大儒門，業始進。然性喜音律，每讀漢魏六朝及李杜諸家，輒輟制業。迨年邁不獲博一第，乃肄業成均。未幾由容城廣文除惠安令，旋以疾致仕。歷闖越諸名勝，縱筆成野史，聊消旅况。又坐觸羣宵繫獄，幸赦

下獲免。遂病目杜門，寄情騷雅，雖手不能書，苦吟未輟。已酉康熙八年年七十一，召余曹曰：將逝矣！生平知己，屈指數人。惟龔大宗伯、傅大司空諸名公，脫驂患難，耿耿在懷。因占永訣詩畢，合掌說偈而歿。野鶴之生平可見者如此。

余又就其詩文考之。崇禎壬申崇禎五年野鶴因山居讀史，偶感人事，欲有所懲，遂集十史惡報，分爲十案，名曰天史。

見紀略壬午壬午十五年十二月以清兵至諸城，避難至海州清風島居之，凡百日始歸。甲申崇禎十七年三月，明亡，弘

光立於南都。野鶴避賊後入海，間行歸里。遇其故人王遼坦，以劉澤清之命，經略東省，因參其軍事。九月南行過

淮上，謁澤清，授以贊畫，爲陳方略，不能從。薦授監紀司理，使監王遼坦之軍，屯東海以圖進取。乙酉五月，南都被

澤清降，遼坦散其兵，邀野鶴赴淮迎豫王。野鶴逃歸。見紀略戊子順治七年七月入都，由順天籍府庠拔選

入太學。己丑三月，充鑲白旗官學教習。辛卯改鑲紅旗。見紀略癸巳十二月授容城縣教諭。見陸紡齋詩草卷五

教諭容城歸山草內有自述年譜以代挽歌詩云：「甲午之春，北行就官，僦屋而居，於是五年。連章四薦，帝憫其窮，去此匏繫，遂得花封。」則其去容城授惠安縣知縣，蓋在戊戌己亥間也。江干草內有己亥仲冬至日赴惠安

過橡谷詩，又有惠安茂才張子幹過訪以文勸駕詩云：「不到河陽問種花，何來桃李傍蒹葭。」答崔山濤別駕

勸赴惠安詩云：「棋局堪尋賭墅客，釣竿原少羨魚情。自憐袖短先藏拙，豈向東皋博隱名。」而此詩下第七首

即爲告病閑居因自浦城往遊武夷，作於庚子十一月（順治十七年）。又有久客浦城上臺屢檄不放詩云：「

故國青山萬里夢，老親白髮五更心。微官求劾身仍繫，薄俗依人病轉深。」題參後放歸北還詩云：「多病得休

如放赦，衰年高臥勝加餐。」蓋赴官之時，流連山水，倘佯道中者一年，竟不到任，即引疾乞休，被劾去官也。自述

年譜詩云：「已亥十月，捧檄而往。自吳而越，借居湖舫。衰病日增，宦情焉強。庚子四月，決計抽簪。投劾不受，進退

逡巡。抵於江浦，杉竹成陰。止此三月，乃許放還。」與此諸詩，可以互考。

其歸田後得罪下獄，不知所坐何事。歸山草諸室雜著有詩題云：乙巳四年八月以續書被逮待罪候旨，至季冬

蒙赦得放還山，共計一百二十日。所謂以續書被逮者，語意仍不明。自述年譜詩云：「好爲文章，雜以詼諧。不脛

而行，卒爲禍胎。」又云：「甲辰三月，再興訟狀，搆我文章，以成訕謗。」又云：「指其文辭，與妖作孽，指摘瑕疵，巧

爲毒螫。」然則野鶴蓋以所作詩文觸犯忌諱，爲仇家所訐也。是亦一文字獄矣。

野鶴有楊椒山蚺蛇膽傳奇，成於順治十四年丁酉。傳維鱗爲易名表忠記。野鶴有聞大內徵予表忠劇，副憲傳

君遺索原本詩，又有寄劉相國詩，自注云：「時馮中堂欲進呈表忠記。」均見椒山詩卷二其哭傳掌雷尙書雷維鱗字十律

中有一題云：世祖欲作楊椒山樂府，公薦於涿鹿馮相國。奉旨作表忠記，書成未及上，而世祖賓天矣。」見山亭草

草此可謂詞林佳話。然考吳園次先生編在順治中官中書舍人，奉旨譜楊椒山傳奇，稱旨，卽以椒山之官官之。

何以野鶴所作，獨不得進御，豈眞才人數奇耶？且書成於丁酉，馮銓卽欲爲之進呈，又四年而世祖始崩，何以久

而未上耶？野鶴旣自言聞大內欲徵其表忠記，傳維鱗始索其本，而又言奉旨爲之，語意前後不符。疑野鶴自以

官於椒山故里，作此傳奇，而世祖適有欲作椒山樂府之事，維鱗因欲馮銓爲之進呈，而園次已應詔譜成，遂不

果進，或亦因其文采不及園次耳。野鶴自稱奉旨，特文人誇誕之詞，不足據也。

余惟不喜讀明人別集，野鶴集因承行可命作跋，始一閱之。其詩頗隱秀，然在清初，尙未足與錢吳抗手，文尤纖

仄，不脫明末習氣。覺斯之文章事業，蓋無足道，獨其書法爲可取耳。嗟乎！野鶴生際亂離，出死入生，瀕危者屢。然

不數年，天下粗定，尙得與二三名士飲酒賦詩，更唱迭和於其所謂陸舫者，讀其詩，不失爲承平氣象。後之人遭

遇如野鶴，雖欲以嘯歌忘憂，其可得也哉！然國亡而不之恤，而獨流連於詩酒，是亦君子之所不取也。

王半塘老人傳略

老人諱鵬運，字幼霞，號鶯翁，一號半塘僧鶯，又號半塘老人。先世浙之山陰人。高祖官廣西昭平等縣知縣，卒於官，貧不能歸，遂家於桂林。老人中清同治庚午舉人，歷官內閣侍讀，記名御史，會典館總纂，江西道監察御史。老人務經世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詞，性耿介不畏強禦，嫉惡爲讐。官御史時，每上章言人之所不敢言，對於權貴，尤不肯假以辭色，因之所如多不合。老人待人接物，純以至誠，性喜濟困扶危，俸給所入，往往用以急人之急，以致生活恒苦匱乏。嘗聞老人因營葬江甯端木子曉先生，至典質衣物以償債。又桂林劉伯崇殿撰嘗未大魁時，困處京師，極感落寞，老人惜其才，適助以膏火，且加獎掖，後卒以成名。就以上兩事觀之，老人之熱腸古道，其風義洵有足多者。戊戌政變後，老人蒿目時艱，既慨然於所言之不獲見用，且每因直諫之故，幾罹奇禍，因之忠義憂憤之氣，纏綿悱惻之忱，有動於中而不能已於言者，皆一以寄託於詞。其已刊行者，有鶯翁集、味梨集、蠅知集、存蟄吟、諸稿。未刊行者，尙有多種，並有半塘奏議，亦待刊行。又當時與朋好如江甯端木子曉、吳縣許鶴巢、玉環、歸安朱古微、祖謙、同邑劉伯崇、蕭姚、况夔笙、周儀、諸君子唱和各詞，刊行者有庚子秋詞、微省同聲集、和珠玉詞等，一時海內傳誦，稱爲詞壇佳話。老人時並蒐求宋元人詞孤本多種，彙版行世，定名四印齋所刻詞，論者以爲清代詞刻叢書中，比于虞山毛氏、江都蔡氏，角逐精富，猶實過之，誠非諛語。庚子拳匪倡亂，兩宮西幸，京朝士大夫莫不倉皇戎馬，相率逃避。老人獨閉戶讀書爲故。於時朱古徵學士、劉伯崇殿撰皆因故居擾于寇，移寓四印齋依老人以居。庚子秋詞，即是時所填也。庚子之變，國幾不國，乃兩宮迴鑾以後，縣野上下，仍復酣歌恒舞，粉飾昇平，政治一無革新之望，老人感時傷懷，知國事之終不可爲，乃振劾以去，赴汴依仲兄以居者約兩載。癸卯歲，揚州儀董學堂聘爲監督，時風氣初開，故家子弟多不願入學校讀書，老人蒞任後，乃釐訂章程，規劃課程，並延知名之士担任教授，於是遠近聞風而來者踵相至，絃誦之聲，盛稱一時。老人掌教餘暇，仍不廢吟詠，時與鄒叔問焯、朱古徵、况夔笙、胡嗣芬、周左磨諸君文字往還，共相研討。甲辰夏，偕友人遊西湖歸，聞道至蘇，寓侍其巷兩廣會館，猝中暑疾，未旬日竟不起，享年僅五十六歲。翌年乙巳歸葬於粵西之半塘。

(節)

內閣大庫本碎金跋

余嘉錫

碎金一冊，無卷數，凡四十篇，不著撰人名氏，前後亦無序跋。沈兼士先生得之內閣大庫，以其爲罕見之本，爰付影印行世。既成，以嘉錫粗通目錄之學，屬爲之跋。

謹案文淵閣書目卷十一，盈字號第六厨有大學碎金一部一冊，闕。通用碎金一部二冊，闕。趙琦美脈望館書目宿字號，有碎金集一本，碎金精要一本，書名雖不同，疑同出一源，互有增損。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內板經書紀略所紀，皆當時現存有板者，中有草字碎金一本，眞字碎金一本，皆九十二葉，是此書曾由明經廠刻板，且至崇禎時其板尙存，宜其流行甚廣。然四庫全書總目乃不著於錄。考王聞遠孝慈堂書目有碎金集一卷一冊，則康熙之間，猶有傳本，修四庫書時或偶未見，或以其爲短雜之書，擯而不收，皆未可知也。上虞羅氏所刻內閣大庫滄冊，數字庫巨字架上層，有碎金十二本，則大庫原存此書尙多，不知何時散佚。今搜諸庫中，僅得四本，文字相同，此其一也。北平圖書館及鄞縣馬氏，寶應劉氏，又各藏一本，皆名明本大字應用碎金，分上下兩卷，凡四十二篇，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一字，名爲大字，實則字體尙小於此本。卷之前後，題書名者四處，其明本大字四字，皆似後來剗改。此本字體爲行書，大字本爲眞書，似卽酌中志所謂草字眞字者。然大字本僅二十二葉，此本亦僅八十八葉，則皆非經廠本也。

余取兩本以相讎校，大字本卷首有目錄，書籍篇後多易卦算法二篇，其蠶織采色等篇，先後次序亦不同。大字本乾

象第一至易卦第十五算法第十六服飾第十七線帛第十八線色第十九爲卷上蠶織第二十農器第二十一至應用第四十二爲卷下全書字句，往往互異，其最甚者莫如郡邑資格未入流三篇。郡邑篇兼紀府縣之名，大字本則有府州而無縣，故題州郡篇。資格篇紀官名不紀階封，大字

本則有散階而無職事，故題品官篇。又大字本有司局篇，紀吏員，房書雜職，而無未入流篇，其書籍篇亦增損甚多。余嘗就元明史志旁考羣書，知大字本乃洪武四年之書，此本則永樂初用洪武本修改者也。

奚以明其然耶？姑以地理言之。如南直隸，此本有鳳陽府，大字本無之，但有臨濠府隸河南。考鳳陽本元之濠州，

明太祖吳元年，升爲臨濠府，洪武二年建中都，六年曰中立府，七年曰鳳陽府，直隸南京。此據一統志大字本作於六

年以前，故尙曰臨濠府，且不隸南京。又其所屬之壽宿潁邳，後屬徐京師五州及泗州，皆以四年二月來屬，大

字本壽宿等五州雖與臨濠同隸河南，獨泗州屬南直隸。泗州本直隸中書省是作於四年泗州尙未改隸時也。又此本之

廣德州，明志言太祖丙申年元至正十六年曰廣興府，四年九月曰廣德州。一統志而大字本曰廣德府，與明志不合。考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云，元廣德路，明初改爲廣德府，洪武四年降爲州，無廣興府之名。疑洪武四年以前，又

嘗改廣興爲廣德，至四年因以名州。明志及紀要各有省略耳。此大字本作於四年以前之證也。此本有北京順

天府，大字本則曰北平府。考洪武元年八月改元之大都路爲北平府，永樂元年正月升爲北京，政府爲順天府，

是此本爲永樂時修改之證。然洪武三年以永平府之延慶州改屬北平府，尋廢，永樂十二年置隆慶州屬北京

行部，今兩本皆無此州，則此本之修改在永樂初年，而亦大字本作於洪武三年以後之證矣。此姑舉南北直隸

所屬一二州郡言之，餘未暇細考也。而其最足資考證者，莫如大字本之記遼陽甘肅雲南等處州郡。按明洪武

四年二月元平章劉益以遼東降，七月以元之遼陽行中書省遼陽等路爲定遼都衛，六年六月置遼陽府縣，八

年十月改爲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府縣俱罷，十三年以元之大寧路爲府，屬北平布政司，尋廢，二十年置大寧

衛，而大字本有大寧。設作太寧遼陽廣名開元咸平五府，其中惟咸平一府仍元之舊，餘皆以路政府，惟廣寧路此作

廣名，又有興中等十一州皆與元同，惟有和州與利州。元至元五年併和州入利州然皆不見於明史地理志及明一統志，蓋

作書時遼陽猶未全定，所紀乃一時權宜之制耳。如四川至洪武四年七月始平，大字本所紀州郡亦各仍明玉珍之舊，是其例矣。又有甘肅等處所屬爲甘州肅州永昌沙州寧夏府，按寧夏以洪武三年置府，五年府廢，則所記者洪武四年制也。洪武十五年平雲南，始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布政使司，大字本有雲南等處所屬爲中慶武定府，曲靖等處所屬爲澂江普安府，而於舊屬元雲南中書省之威楚臨安大理金齒等皆名之曰諸遠方等處，與元制既不盡合，所紀又略而不詳，蓋以其時雲南未入版圖，姑存其名，以示無外，亦歐陽忞記燕雲化外州之意也。兩本皆只紀州郡而無衛所，遼陽甘肅既廢府縣置衛，宜此本置之不錄。此考之兩本之地理而可定其作書之時代者也。然雲南自洪武時置府縣，終明之世未之有改，此本既修於永樂時，乃竟不及雲南一字，不謂之疏漏不可矣。

再以官制言之，元時有勳，有爵，有散官，明制因之，而頗有損益。勳則改正一品之上柱國爲左右柱國，又益正六品之雲騎尉，從六品之武騎尉，凡十二階。元十階至五品止且元之勳階，文武皆同，明則別立文勳，惟一品仍爲左右柱國及柱國，自二品至五品有上卿、卿尹、少尹、庶尹之別，爵則元惟國公爲正一品，郡公從二品，郡侯三品，郡伯四品，而明之公侯伯皆視一品，文散官則去元制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之名，有特進而無崇進，又移元之八品散官以授九品，而別立八品之號。元散官至八品止武散官則但有將軍校尉，而盡去元之所謂上將軍，二品大將軍三者又於七品皆不授散官。元武散官亦至八品止此皆詳載之明史職官志，然不言爲何時之制。大字本與元制略同，而亦微有不合，蓋洪武初年之制爲史所不及詳。此本但記官名不記勳爵散官，按明志永樂間罷公孤官，仁宗復設，此本無公孤官，是修於永樂時之證。此考之兩本之官制而可定其作書之時代者也。然永樂初改北平爲順天府，十年陞爲府尹，秩正三品，此本既有順天府矣，而無順天府尹。永樂五年置上林苑監，正五品，此本亦無是官，豈

尙修於五年以前耶？又考洪武二十四年制，六科都給事中，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給事中，正九品。建文時改都給事中，正七品，給事中，從七品，罷左右給事中。成祖初復設，亦從七品。蓋凡建文時所改官制及所陞品秩，成祖破南京未卽位，悉復其舊。見本紀惟此獨否，第復其所罷者而已。此必建文四年之事，而此本給事中品秩仍同洪武之制。又洪武三十一年罷回回欽天監，以其曆法隸本監，此後未聞復設。此亦見野獲編卷二十一而此本仍有回回監正監副及其屬官。凡此皆與永樂時制牴牾不合者，蓋此本實刻於洪武二十四年以後三十一年以前，至永樂時第用舊版修改，而於此等制度未暇細考，遂成巨謬，其無順天府尹，上林苑監，疑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本未敢定爲永樂何時之書也。

以兩本相較，此本自不及大字本之精密，然亦各有短長。如大字本品官篇只記勳爵，散官而不及職事官，不如此本之洋記官名，可與明史相參證。且其他所記名物，制度，皆足以見一時之風俗及其情事之推移，在當時不過取便初學檢察，而傳至後世，卽可據以爲考古之資。誠大誠小，學者皆有取焉，何可廢也！

余疑碎金之爲書，在宋元時卽已有之。如帝王篇，大字本所記至五代止。此本有宋遼金元又有南班宗室。此本無南班二字

教篇有宮觀嶽祠，皆宋時制，必是沿襲宋本之舊。又書籍篇，兩本所記正史皆僅至五代史止。案元修三史，遼金史以至正四年表進，五年六月下江浙江西二省開板，宋史以五年十月表進，六年咨江浙行省鏤板，當洪武永樂間，久已通行，乃不列入五代史之後，此亦沿襲宋元本之舊也。大字本襲宋人之舊，未加修改，故十七史後

本於五代史下注曰以上十七史然無南北七史實只十史蓋第習聞十七史之名而不知所謂者僅列資治通鑑續通鑑長編，蓋欲以李燾書代宋史。此本已經後人增益，乃雜取宋編年綱目遼金志通志書資治通鑑通鑑綱目填入之，而不列元修三史。此襲用元本之證也。

諸家目錄皆收此書入類書類，蓋以其上自乾象，坤儀，下至禽獸，草木，居處，器用，皆分別部居，不相雜廁，頗類書鈔，御覽之體。然既無所引證，准人倫篇中有註數條又不盡涉詞藻，其意在使人卽物以辨其言，審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識，取便童蒙，蓋小學書也。

嘗試論之，古者八歲而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

見大較保傳篇

漢以十一月命幼童入小學，讀孝經論語篇章。

見四

民月此古之所謂小學也。及劉班條別群書論語孝經別著於錄，而獨以六書之屬爲小學家。清儒因以訓詁文字音韻三者爲小學，自謂本之漢書藝文志。此第據說文解字以下諸書言之耳。若漢志之小學家，實不然。訓詁

莫備於爾雅，而漢志在孝經家不在小學家。其小學十家最古者史籀倉頡，其次凡將急就，史籀爲大篆，倉頡爲

小篆，凡將當是隸書，急就爲草書，各以其字書之，固是文字之書。然試考倉頡篇之遺文，如說文序所引之幼子

承認，爾雅註所引之考妣延年，顏氏家訓所引之漢兼天下四句，其詞皆有意義，蓋欲幼童識其字，諷其文，因以

啓迪其知識，其用不僅在文字而已。急就一篇於今尙存，名物之外，語多勸懲，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諸書所

引之倉頡皆備訓詁，此乃楊雄杜林之訓纂，及漢時閭里書師之章句耳。非李斯之本文。猶之急就之訓詁，乃顏

師古之注，史游原書未嘗有也。由是言之，古之小學何嘗是訓詁書耶？若夫三倉急就雖皆用韻，此不過取便諷

誦，如三百篇易象象傳之類，惡觀所謂音韻者乎？

三倉既亡，急就亦不行，然在學校未興以前，村塾小兒所讀之書，卽古之小學，未嘗絕也。析而言之，可分三派：一

曰字書，其源出於周興嗣積字成篇，篇無復字，初學誦其文詞，臨摹其形體，其後有百家姓雜字之類，此三倉

急就之嫡嗣，小學之正宗也。二曰蒙求，其源出於李翰，屬對類事，編成音韻，易於諷誦，不出卷而知天下。

四語出蒙求李

長表及李華序其後有三字經，幼學瓊林，龍文鞭影之類，此三倉急就之別子，小學之支流餘裔也。三曰格言，其源出於

太公家教，廣陳法戒，雜以俗語，使童蒙於次養正，淺識資爲著蔡。其後有神童詩、女兒經、增廣之類，此則因三倉急就之體而推廣之。於古者幼童讀孝經之意，彌近。小學之濫觴也。蓋自唐宋以來，幼童之所諷誦，不出三者。世儒不明斯義，獨以爾雅說文切韻等書，蒙小學之名，於是蒙求格言之屬，乃無類可歸，或入類書，或入儒家，甚且薄視之，以爲俗書，不著於錄，非所以辨章學術也。

此書臚列事物名品，頗類雜字，而其人倫五等常篇，兼陳古義，又似三字經。然既未組織成文，又不協以音韻，可檢閱而不可諷誦，與前之所陳三者又異，而其爲用則同。觀其有真字本，有草字本，則亦三倉急就之遺意矣。其書上承宋元，至洪武永樂之間，已有數本，可見流傳甚廣。是亦考昔時小學教育者所當知也。

余嘗欲草漢書藝文志索隱，未成，其論小學之意，亦懷而未發。茲承兼士先生之命，爲此書作跋，遂縱言之如此。兼士函雅故通古今者，以爲何如也？

涇陽王徵傳

陳垣

王徵，字良甫，號葵心，又號了一道人，陝西涇陽人。父應選，號潯北，以經算教授鄉里，著有算數歌訣，潯北山翁訓子歌各一卷。明隆慶五年（西一五七一）徵生，性聰穎，七歲從里儒張鑑遊，鑑河東運司，有學行，鄉人私謚貞惠先生。徵少受父師之訓，有經世志。年十五，修菴尙翁一見異焉，妻以女。十六補弟子員，二十四中萬曆二十二年甲午（西一五九四）舉人。九上公車不遇，芒履蔬食，以著書力田爲務。嘗募木牛流馬之奇，自制虹吸鶴飲輪壺代耕，及自轉磨，自行車諸器。每當春夏耕作，卽驅所製器從事隴畝。舂者，簸者，炊者，操餅杖者，抽風箱者，機關轉捩，宛然如生。至收穫時，則以自行車捆載禾束以歸。邑人奇而效之，利甚溥。所居室，竅一壁以傳語，每值冠昏喪祭，以一人語竅，則前後數十屋皆聞，名曰空屋傳聲。見者以爲諸葛孔明復出，當是時，耶穌會士利瑪竇講學京師，東南人士如徐光啟、李之藻輩多與之遊。關中風氣較遲，然徵以屢上公車之故，亦時聞緒論，且性好格物窮理，尤與西士所言相契。遂受洗禮，聖名斐理伯。年五十二，成天啟二年壬戌（西一六二二）進士。明年艾儒略著職方外紀，成徵見之，所載奇人奇器，絕非此間聞見所及，乃私心嚮往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緣得吾當世而一覩之哉！」尋補廣平推官，值白蓮獄興，株連無數，悉辯釋之。又濬清河水，開漑田至千頃，教民以諸葛陣圖，曰：「天下不可以無事之治，治也，猝有變，將何恃？」以繼母憂去。時（西一六二五）金尼閣在山西，乃邀至陝開教。金尼閣者，比利時人，利瑪竇卒年至中國，曾集利瑪竇筆記爲蠟，頂文中國開教史，又著西儒耳目資，以蠟頂字爲注音字母，西士入中國，能閱中土文字多資焉。徵既從金尼閣習其文，乃自爲之序，並丐其鄉人前吏部尙書張問達序而刻之於陝。時天啟六年（西一六二六）五月，徵年五十六矣。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得

兩江總督採進本，以是爲音韻之書，本擬著錄經部小學類，後因其卷帙殘缺，附之存目。迄今言中國人習蠟頂文最先者，猶當推陝人王徵也。是年冬服闋入都，會龍菲民鄧玉函湯若望以候旨修曆留京邸，徵得朝夕請益，乃以職方外紀所言奇器叩之。三人因出其所藏圖籍之專屬製器類者，令徵縱觀，無慮千百種，間有與徵曩所自製者相合，竊幸此心此理同也。閱其圖繪，精工無比，然有物有像者，尙可想而像之，其詮說則盡屬西文。徵雖嘗習西儒耳目資，爲日尙淺，苦不能明其義，請於鄧，譯爲中文。鄧本醫學專家，製器非其所擅，然以徵之請，欣然諾之。曰：是不難，第須先通測量計算比例而後可。乃爲徵指陳一切，徵雖老，天資穎悟，算學其家學，製器又夙所習，性又近，故習之數日，卽能曉其端倪。於是取諸器圖說全帙，由鄧分類口授，徵信筆疾書，不期其文，期能共語。其自序謂：「非切民生日用者不錄，錄其最切要者，切要矣，費工過鉅者不錄，錄其最簡便者，簡便矣。一器有種種不能盡錄，錄其最精妙者。」錄既成，名之曰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以天啟七年（西一六二七）正月刻於京師。譯僅匝月而已，其精力有過人者。清四庫著錄子部譜錄類，今刻於守山閣叢書者是也。從今視之，所謂奇者未必奇，然在三百年前，則固未有奇於此者。況今日工學諸譯名，無不溯源於是書者乎！補揚州推官，適三王之國，從者誅求無藝，民不堪其擾。徵挺身自王，王爲折節。徽州富民吳養春與弟爭產，弟赴東廠，首其兄，黃山獲大利。魏忠賢提養春拷訊，詞連巨室數百人，下徵按問，徵據法爭之，全活甚衆。各省爲魏闢建生祠，揚州祠成，徵與淮海道陝人來復，獨不往拜，時稱關西二勁。丁父憂去，烏賊爲亂，登撫孫元化亦天教徒也，疏起徵爲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遼海軍務。崇禎四年（西一六三一）閏十一月登州遊擊孔有德等叛，登州陷，元化被執，徵隻身航海歸。六年（西一六三三）二月，官軍復登州，論罪遣戍，尋遇赦歸，不復出關。中寇盜充斥，三原令張縉彥乃從徵受方略，議戰守，爲連弩活機，自行車，自飛礮，以資捍禦，關里獲安，皆徵力也。歲終結仁社賑之。十六年（西一

六四三）李闖入關，羅致薦紳，知不免，手題墓石曰：明了一道人之墓。闖使至，徵引佩刀自誓，乃繫其子永春去。徵素德於鄉，鄉人以身贖者百人。永春得不死。十七年（西一六四四）京師陷，徵聞變，絕粒七日卒。年七十四。門人諡曰端節。所著書，自奇器圖說諸器圖說外，尚有學庸解、百子解、天問解、兩理略、了心丹、癡想語、任眞語、耆鏡、士約、兵約、鄉兵約、兵誓、屯兵末議、甲戌（西一六三四）紀事、草野杞談、感時俚言、特命錄、忠統錄、路公繪心錄、元真人傳、張貞惠公年譜、崇正述略、事天實學、眞福直指、歷代發蒙、辨道說、畏天愛人論、憂旱禱天歌、西書釋譯、西洋音訣、山居題詠、景天閣對聯、籲泰三囚等各一卷、籲泰衷言四卷、尺牘二卷、尺牘遺稿四卷、奏議一卷、文集二卷。又四卷均存目待訪。又有經集全書二十七卷，不知爲何書，其卷數與新約聖經同。疑徵晚年家居所譯新約也。永春子瑱，瑱子承烈，清康熙己丑進士，刑部尙書。承烈子穆，雍正癸卯舉人，以詩書世其家。論曰：陝西自昔爲國都，西域人至者，多取道敦煌以至於陝，其爲中西文明之樞紐宜也。明季西域梗塞，西士至者多由海道至東南，與陝宜風馬牛不相及。然以景教碑新出土（西一六二三）之故，西士至陝訪碑者踵相接。秦晉教務遂與東南俱。若王君者，亦徐李之流也。然王君奮興，尙在景教碑未出土之前，則所謂豪傑之士已。今陝西通志涇陽志皆有王君傳，然不詳，且於其信仰均不之載。張縉彥爲君墓志稍詳矣，然徒稱其政績，其死節，於君學術無所闡揚。原墓志有公通西學，與利瑪竇之徒羅君善，造天主堂居之。著有畏天愛人論，爲前人所未發一段。康熙涇陽志亦刪之。一若以此爲君諱者。夫服膺耶穌而可諱，則眞恥爲君子者矣。予纂中國基督教史，撥拾諸書，爲補傳如此。又深嘆明季諸儒之事西學，多在強仕服官以後，老而不倦，爲不可及也。

明天啓壬戌科涇陽王端節公會試朱卷跋

張鵬 一

泰西天算製器之學，傳入中國，士大夫著書以廣其傳者，自明萬歷時徐光啓、李之藻、李天經譯著天學初函算

法新書測量法義始。見四庫提要吾秦則涇陽王端節公徵，與之響應氣求，信服其學，曾著泰西奇器圖說四卷，西儒

耳目資諸書三十餘種。前年滬上發起徐文定公即光啓三百年紀念，載在大公報，誠以文定爲此學先知，使後來

者景仰益深。若端節之提倡西學利益民生於三百年前，秦人無議及者，余襄耿耿至今。今秋于院長右任於三

原書肆得端節天啟時會試朱卷三冊，出以見示，余驚喜以爲可增端節三百年紀念之資。

端節王姓，名徵，字良甫，號葵心，晚年號了一道人，陝西涇陽縣人，中萬歷二十二年甲午舉人，天啟二年壬戌進

士，官至山東按察司僉事。以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北京，莊烈帝崩，因不食七日而死，里人謚曰端節。此卷即天

啟二年端節進士朱卷。

卷分第壹場，第貳場，第叁場，第壹場四書文三道，易經文四道；第貳場論一道，表一道，判語五條；第叁場策問五

道。此明代鄉會兩試題目之制。

卷首頁蓋「易伍房」三字。考明史選舉志，正德六年分詩經房五，易經書經各四，春秋禮記各二，萬曆十一年，

以易卷多，減書之一以增於易。十四年書卷復多，增翰林一人以補書之缺。至四十四年，詩易各增一房，共二十

房，至明末不改。此卷專經爲易，故云易伍房也。又叁場卷首各蓋「北號被捌」四字者，卷分南北省，此北省卷

編被字捌號，故云然也。云第三百六十五名王徵者，卷取中後，列榜所書之次第姓名也。

首冊同考試官六人，檢討羅閱薦此卷，故批語場逐加詳。餘官預閱，故各批數字或十數字也。檢討羅即羅喻義，

說詳後。其檢討姜，編修賀，姜當爲姜曰廣，賀當爲賀逢聖。明史有傳。餘王李施三人尙無明證。考試官大學士朱批一取字，大學士何，批一中字，進士之取，定于考試官之一字也。考明史朱名國祚，秀水人，光宗卽位，特旨拜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天啟元年六月，進文淵閣。明年會試，故事總裁止用內閣一人，是科用何宗彥及國祚，有譏其中旨特用者。國祚旣竣事求罷，優詔不許。卽此次會試事也。何名宗彥，隋州人，居官有聲譽。天啟初，官吏部尙書，極建殿大學士。四年卒。明史有傳。

各卷首尾騎縫，均蓋彌封官關防五字。各卷末，蓋謄錄所官姓名，謄錄書手姓名，後蓋謄錄官關防五字，後蓋對讀所官姓名，對讀生姓名，後蓋對讀官關防五字。二三場同。至清代科場制度，沿之不改。

明清兩代鄉會試墨卷，皆彌封姓名，發謄錄所，所用書手，以朱書之，付對讀所，以對讀生對讀無譌，始交同考試官評閱，分別取去。同考試官，考試官，用藍筆，餘官銜名關防，用赭色。清代主考總裁用墨色，此其異也。

卷首同考試官羅批云：此卷其致雄渾，其思沈鬱，而孟藝根詩意講，切實不浮，四經俱滿，第七作猶能出奇，則餘勇可賈矣。二三場亦見朴誠，亟薦。是此卷經試官批薦，而得中，實由羅喻義也。

首場第二題：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其佳句云：嘗試想賢豪之結契，覩面若隔，而精神感召，反若千里同堂，則不以形遇而以神遇者，天之默相通也。古帝王枚卜之先，所爲軫簡在之奇者，可思云云。寫天人想感之義，真功獨至。

第三題：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其佳句云：嘗試想刑于之化宮闈，所爲效琴瑟鍾鼓之懼者，古之人無甚異于今人也，而獨是擴唱隨之情，不審使小人無繲曠之感，與此儻之思，而直令淳風披拂于江漢，則推寡妻之所爲于家邦者，其善爲何如！情致娓娓動人，羅批此段云：遠承老老幼幼，不若直頂刑于之詩，於脉較緊。總批云：

孟藝根詩意講切實不浮云亦指此等言也第七題易藝亂者有其治者也警句云內而朝廷屑越而不成紀綱外而疆場割裂而不成土宇亂象昭然似消彌之無策然正惟無策之日眞英雄之籌策出焉何也平日磊磊落落棄置弗錄者今皆其所悉心而加納者也而治之胚胎于是兆矣侃侃而談旁若無人已明指明季之亂局隱隱有澄清之抱負然豈惟明季爲然哉直括千古之亂源其結尾警句云雖然亂后圖治治已晚矣又矧其不及圖乎則吾謂審治者宜察乎亂之幾而慎防之毋徒藉口亂不終亂而令治理之希按此此字當作錄字也有可焉說理周到關心世局隱然見於言外令讀之者怵怵動心總批謂第七作出奇餘勇可賈信矣

第二場論題爲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其文起首警句云有天下者必有所托其身而後天下爲我有則身所常托正心所不可不常注者也又曰輓近之君其眞切不忍之心姑無論乃或不知其當盡之道何在不審其相關甚急之勢何若而一切嚴刑峻法橫徵厚歛賤削而草菅之以爲是蠢蠢者易與也敢誰何我者卒之皮盡而髓竭人心一辭揭竿四起而國家潰敗決裂之勢遂至不可收拾噫百姓誰之赤子而忍使之若是明君所憑依不在百姓乎明君知存百姓者所以存天下存國家而存吾身者也所托于吾者重且急則所托于吾心者安得獨輕且緩也云云說君民相關針針見血其事雖在身而實在心皮盡揭竿數語直燭崇禎流寇之亂而痛哭言之以明之亡基於萬歷天啟兩朝故端節直言無隱也昔王應麟得文山試卷奏云此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爲國家得人賀而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後人傳之以其人重也見四庫提要端節此卷薦之者爲羅喻義明史喻義傳云字湘中益陽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與此卷合喻義後爲南京國子祭酒懲諸生倡爲魏忠賢建祠者又見中外多故將吏不習兵銳意講武事推演陳圖獻之又言督撫大吏宜別立軍府以饗士賞功購敵又極陳車戰之利明帝不能用以與溫體仁不和致仕歸其人實有用之才亦王深寧之比也端節此

年應試時，明已失遼陽瀋陽，而廣寧在危急中，朝政無人，故端節慨乎言之。其後國變致命，無愧文山，同榜諸人尤不乏奇節之士，與陸秀夫謝枋得後先輝映，故此卷可貴也。

此年進士，據明代貢舉題名錄，一甲第一名文震孟，二名傅冠，三名陳仁錫，皆知名士。冠事見明史賀逢聖傳，後

官東閣大學士，清兵下江南，被殺于汀州。外有黃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漳浦人。盧象昇，字建斗，汪喬年，字歲星，華允誠，字

倪元璐，字玉汝，祁彪佳，字弘吉，姜思睿，王錫衮，許士柔，馮元勵，毛羽健，吳執御，

陳演，王鐸，諸人，或行間殺賊，或遇變捐軀，或以薦賢忤時宰，或蒞官悉著能名。惟陳演官首輔，而史譏

其庸才寡學，王鐸但以書法見稱。又有吾富平田時震，朱國棟，亦此年進士。田官山西參政，死十七年李賊之難。

國棟官昌平巡撫，崇禎十五年卒，自成破西安，逮其父崇德，中道放還，崇德自縊以明不屈，明史有傳。嗚呼！此年

知名諸公，可謂一時之盛，惜不得盡展其用。端節從西洋人鄧玉函等游，信服其教，究心製器之學。所著奇器圖

說，武位中爲之序，言所製自行車，自行磨，汲水之虹，吸鶴飲，刻漏之輪，壺滅火之水銃，禦敵之連弩，代耕之農具，

有裨兵農之用。此在今日推崇將不遺餘力，而當時則視爲奇淫，故其書雖存而其器不傳，惜哉！又明代死節諸

人，除六部宰輔封疆大員外，餘多不詳，故全謝山鮎埼亭集，以表彰四明明末遺獻爲最致力。端節於明史僅附

祝萬齡傳後，載王徵姓名，無事實一字也。今幸陝西通志涇陽王志蔣志，詳其生平行事，與所著各書，當別爲端

節傳，以補明史之闕。此卷流傳三百餘年，幸爲右任所得，余慙思藏于省垣圖書館，因爲跋語於後，以備參考。甲

戌九月，富平張鵬一。

王徵遺文抄

明季自利瑪竇等西士東來，中國士大夫信奉西教者不絕於聞，王徵即其一也。徵事蹟及生平大節，別具陳援庵先生所著傳。據康熙

陝西通志，徵著作近百餘種，今行於世者唯奇器圖說及所校梓之西儒耳目資數種而已。今歲自陝西張扶萬先生處得知涇縣文存

（案涇縣文存十二卷詩存四卷，清涇縣柏樹村）中收徵文甚多。先生具爲錄出，因從假抄一副本，付之割劂氏，言明清之際西學者

或有取焉。徵又有天啓壬戌科會試卷，今存陝西省立圖書館，以過繁，只錄張先生所爲跋，並陳先生所作徵傳，刊於文前，藉備省覽。編

者識。

奏奴氛日熾人心動搖敬請祈天固本以佐末議疏

陝西承宣布政使司西安府涇陽縣舉人王徵謹揭爲奴氛日熾，人心動搖，敬陳祈天固本簡要三事，以佐末議事。徵一介書生，叨中萬曆甲午科本布政司鄉試，歷監謁銓，已考縣職。今當會試來京，偶值東事倥偬，蠢爾奴賊，豕突過河。廣寧一帶聞皆失守，不但封疆日蹙，三海之保障難憑，抑且郡城剝膚，宗社之隄危可畏。所當急議備禦長策，鞏固皇圖者也。方今條陳備禦，章滿公車，然而浮泛者固難盡行，費鉅又難猝辦。徵不揣微賤，竊伏思惟，事有至緊要至簡便，在我皇上一舉念而可轉，在羣有司一料理而可集者，大端蓋有三焉。徵請昧死言之。一在挽回天意，一在固繫人心，一在添設城守。何謂挽回天意？從古治亂相尋，謂之天運，至於殷憂儆戒，實係天威。詩云：畏天之威，又云天之方蹙，無然泄泄。夫君道首稱敬天，即時常泰寧，尚不敢不畏天命，矧茲天威已赫，尙可泄泄然不亟加恐懼修省乎哉！恭聞皇上見邊報孔亟，業已不勝警惕，大小臣工亦罔不惴惴靡寧。第不知實動籲天哀悔之誠，與夫祈天挽回之念否？自昔大風解圍，冰堅衆渡，與夫霜飛星徙，天人感應之常，載在經史。徵曾聞海外有一小國，爲強敵所圍困，其勢將亡。維時國中一大德人，仰跪祈救于天，交戰之頃，忽有無數蚊蟲入敵兵馬象鼻中，馬象驚跳迴奔，遂大敗潰。此小國遂以獲免。小國如此，何況天朝！一人回天之力如此，何況聖主之轉念！我皇上聖明御宇，法祖勤政，何曾有所失德而不爲皇天

之所篤祐，卽百封有位，亦皆帝心簡在之賢。果能齊心禱悔，痛洗從前悠悠忽忽之心腸，另換一番臥薪嘗膽之幹局。用一人必當天心，行一事必合天理，誅一人不稽天討，毋敢戲豫。毋敢比周，以誠意祈禱于皇天，天心一轉，何物小醜，不立時殄滅也哉。或有難徵者曰：「如此則閉門修齋誦經也而可乎？」徵應之曰：「淫祠無益，讀聖賢書，此理甚明。祖宗以來制勅之詞，首稱奉天承運。夫但曰奉天，不曰奉佛奉道。蓋天子者天之子也。呼吸相通，災祥立應，子有難不父是籲，向他有所籲，父不救又誰救之哉。故徵以挽回天意爲第一議也。何謂固繫人心？今天下人心不敢謂離叛，然亦渙散甚矣。平昔重文輕武，致戰士無死敵之志；又不肯破格用人，致豪傑無嚮用之志。邇又徵調加派，騷動海內，民窮財盡，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軌奸民，且將千百成羣，伺隙而起，今日人心詎易收拾？謂宜仿唐臣陸贄罪己諭民之詔，切實哀痛，出自肺腑，明告中外，令人讀之，有扶杖流涕光景，方是聖天子之德音，方足鼓四方之忠義，方可維將渙之人心。至於都城之內，萬萬生齒鱗集，雖倉儲足備緩急，而一切煤薪雜糧日用諸物，大率取給城外。倘或有急，閉門能堪三日無食用乎？能保窮民不譁噪先自潰乎？徵愚謂宜趁今賊情尙遠，卽預發帑金數十萬以付心計大臣，厚估以招各商，收買合用煤糧諸物，畜貯官房官地，預備閉城乏絕之用。先行五城御史，將見在京城人戶分爲上中下三等。臨急之時諸物湧貴，下等人戶比原價量增什二不爲虧累，中等人戶只照原價平賣，下戶則量減什之一二，以示聖恩之周卹。至于極貧小民，強壯者投軍受餼，孤弱者另從賑卹。又在臨期酌處總之，要使居民共知有備，堅其固守之心，不致聞風警泄，此關係之最大者也。說者謂朝廷官帑有限，既發如許軍需，安得再有此項費用？不知兵餉空捐十萬，今日竟成何濟！聞遼陽破時，城中官貯商貯與富貴家私貯錢財，不翅鉅萬，皆爲奴酋所有，財安在耶？嚮使平日施仁施義飽士飽民，一旦有急，同力固守，詎至受禍如此之慘？而况官買官賣，本仍不虧，雖曰上戶少而下戶多，不知財雖散而民則聚。只要出納分明，需指弊塞，窮民得濟，心自不離。從前人心不固，縱有金城湯池，無所用之！故徵愚謂必人心安固而後可言城守也。何謂添設城守？都城之內，九廟在焉，皇居寔焉，千官萬姓萃焉。平日無事，尙厯戶牖之防，矧今東藩盡撤，北虜垂涎，尙可處堂自怡乎？猛將謀臣，分區坐守，悉有成規，無容徵督。第聞城守營軍不敷壕口之用，較之嘉靖庚戌又多外羅城四十里，爲力愈難，未免派離丈餘。周懸坑塹，廣可二丈，深則二丈有奇，爲敵臺之外護。

每臺用軍不過四五十人，而一臺可守三面，用人少而所禦廣，如用機關毒弩，更可減省多少精妙火器，傍地衝胸而發，足使千步之內流血成渠。城上之人，只令遠望招呼，接遞飯食器械，省人省力。但使號令嚴明，却似尋常無事一般。此臺就成，一面相其衝緩間設，每面者不過建三四座而止，是週城不及二十座，而守禦已大備也。更將玉河長流之水，從下流水口截築石堤，蓄水週灌城濠，令其滿而後溢，此則高城深池，更爲險固。今之議者，或須多築砲臺，或須多築營盤，費皆不貲，久乃可就。如微愚計，則皆可取辦于旬日之間，人工磚價，計估有限，況且一勞永逸，亦何靳而不爲也！微愚又有活動兵輪一法，用人不多，城外遙望，並不見人，止見梁口之內，滿城鎗刀轉動，更有友人所製活動播木，可上可下，可行可止，其機最迅最猛，所費亦不甚多，悉可製以護城。又有微愚自製不用人而萬弩齊發之弩機，不用火而萬砲齊發之火機，亦可密切製造，以備要害設伏之用。凡此諸具，不敢自詫爲奇，倘蒙廟堂之上採及芻蕘，試而後行，竊謂不無小補。至天意人心兩端，言本尋常，實關宗社大計，惟我皇上與諸大臣設誠致行，以爲挽回收拾之大機括。其城守等具，微雖一介賤儒，願較雕蟲，粗效狗馬，第事權經費，當須任一督理之人。微愚夙聞光祿少卿李之藻忠勤不貳，廉幹無私，見理城守軍需，如果微言可採，簡命斯人主持提督，而微得以布衣從容謀議其間，相與悉心調度，竭力奔走，或者勉收薄效，以報朝廷三十年來作養之恩，共遊億萬斯年太平之福。如蒙聖明俯納，伏乞勅下兵部詳議，題覆施行。微干冒天威，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爲此除具奏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登島兵變情形摺

原任遼海監軍道山東按察司僉事令逮問王微謹揭，微以壬戌進士，兩任推官，荷蒙聖恩，特擢僉事，監軍遼海。具疏控辭，未蒙俞允，覓脚赴登，矢圖報効。於崇禎四年七月廿日到任管事，八月中旬方始鑄給遼海監軍關防，勅則迄今尙未給也。遼海係旅順以北，奴酋殘破之區，卽復海蓋地方虛懸海外。其兵馬錢糧，特借登州爲屯練接濟之地，蓋於登萊儲峙，而於遼海施爲。惟是遼人自金復海，蓋諸衛避難來登者不下十數萬，寄寓登萊地方已十餘年矣。登城之內僦居者大半遼人，性桀傲，登人又以僉荒遇之，指

勸欺侮，相讎已久。徵到任之初，訪知其情，乃以俚言細細勸諭登民，仍以俚言再四曉解遼人。間遇材官猛士及遼官遼士寄俸廩於登萊者，每以忠義勸勉，激起讎奴大恨，消磨忿登小嫌，頗漸漸相安。不意大凌圍急，部檄撤調登兵入援。徵思職在監軍，軍既撤矣，無復可監，遂具呈乞歸。無何島兵又變，島帥被辱，部議往撫，謬及於徵。遂蒙該部既稱王徵廉乾足辦，着卽赴島安戢，熟察情形，其實奏奪之旨。徵感激聖恩，方料理渡海，不意鼓譟之報又至矣。遂嚴備城守。無奈村屯激殺遼人於外，外黨愈繁；登城激殺遼人於內，內變忽作。初三之夜，內潰外應，而城已破矣。叛將不肯加害，且令兵士衛守。少刻孫撫台乘馬而至，見城已破，輒自刎仆地。叛兵細搜徵身，恐亦自刎，防範愈嚴；其事已詳具兩次塘報。及孫撫台揭中，茲不重贖。念徵蒙恩最重，一籌未効，何所逃罪。但援兵激變，釁起中途，事隔千里，登城破亡，又因相激，變生蕭牆。今泛海歸命，懇祈昭察前後事情及於寬政，則皇上如天之仁，卽台慈之再造也。須至揭者。

簡而文自記

余友師種芳經世人也，雅有出世風韻，每爲余言城南讀書處頗饒清景，邀余同遊。離城一舍，鴻固北倚，神禾南對，兩原相望，甫五七里，而東西寬平，闊則數十里而遙。潘河東來，濛洞若帶，通濟渠亦相傍流。岸多樹柳，老者嫩者，側倚而半植。數百千株桃，杏，柿，林相錯如繡。東爲杜曲鎮，西韋曲，南樊川，相傳爲唐宋韋杜諸名家棲止處。再南終南諸山，環拱神禾原外二十里許，原平似几案，山似几案上翠屏。鴻固原居民三千百家，背原南向，中乃種芳讀書處，景果清甚。余戀戀不能舍，因止宿焉。臺對月，暢飯極歡，意興翩翻，令人一往塵容俗狀，不覺滌除頓盡。詰朝散步，始見東鄰有一水洞，高出人家屋上數層。洞前隙地，長七八丈，寬三五丈。洞水平溢，潺湲有聲，從樹杪落下，天然灌溉，可稱一奇。且多鳥語花香，茂林修竹。人淳地古，水繞山環，隱然輞川圖一幅。余益戀戀久之。會地主求售，以善價，洞臺下址，有不足者。種芳特爲余足。總之，高田，不田，水田，旱田，僅僅畝計有五，而鶯啼花梢，鱗游荷畔，高齋秋霽，遠岫雪晴，洵可坐挹一方之勝。戲字之曰：簡而文。蓋以費不侈，而景頗樂，樂地雖小，眼界則甚寬也。况乎岸柳迎風，翠錦搖曳，十

里林桃笑日，紅霞掩映三川，猶有無窮春富貴在耶！最可愛者，原頭活水，高高下下層層，地湧池塘，靚面奇峯，暮暮朝朝日日，天開圖畫，人咸羨爲真福地，余亦自况小洞天。遠離市廛，漸掃三仇濁累，潛伏洞壑，永遵十械清修，此余素懷，而今計可幸懷耳。暫爾行遊，曹寄余心之藥，終焉安止，終成自在之鄉。爰述數言，用券異日。

兩理略序

余童時疎拙癡懶，不甚通世事，讀書多未得之講解，徒自會粗通大意而已。初不曉文章爲何物，祇聽人說有破題起首，乃自謬一破，約有半篇文字之多。比承舅師訓誨，稍稍知文，輒又妄自出題作論表，一時師友咸睨視爲笑譚。十七入庠讀史，見范文正公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輒慨然有意其爲人。廿四歲叨領鄉書，甫數月，先慈卽見背，哀毀痛楚，輒忽忽無意人間世。偶見道書內有一子成仙，九祖昇天語，思欲以此報親恩。輒懶誦詩書，偶一參閱養生家言，妄求必得，於一切聲色世味淡如也。顧頗好奇，因思傳所載化人奇肱，璇璣指南及諸葛氏木牛流馬更枕石陣連弩諸奇製，每欲臆仿而成之，累歲彌月，眠思坐想，一似癡人。雖諸製亦皆稍稍有成，而几案塵積，正經學業，荒廢盡矣。又性寬緩耽延，不卽就銓，致弟友親愛輩咸嗟怨刺譏不已。直至十上公車，始克博一第焉。半生潦倒，癡懶可笑已若此。比入官，以老書生兩作司理，初任平干，再則廣陵，到手事皆平生夢寐所弗及，終日懵然，擢眉作苦，只得抖擻精神，祇憑自家意思作去。獨時時將畏天愛人念頭提醒，總求無愧寸心。曾書一聯自警曰：「頭上青天，在在明威真可畏；眼前赤子，人人痛癢總相關。」此外一切世法官套時尙弗顧也。于是人見矚從裁減，尉傳弗筋，則有笑其仍是秀才氣者。見不甚作威，不多打人，則有笑其大非理刑體者。見一布一蔬現價平買，一金一帛不輕餽遺，則有笑其無揮霍手段遠大作用者。或且笑其質樸無甚風裁，或且笑其古板不善圓活，或且笑其一味實做，不圖赫赫聲譽，如何能作臺省路上人。余開之不覺自笑，室人輩亦皆私相傳笑，謂人言何其一一相肖若此也。又私相嗟怨曰：居家時不務正經學業，專做人所不必做之事，無怪作官後依然還像未作官也。奈之何！奈之何！余聞之益不覺自笑。詩不云乎：「政事一埤益我，室人交徧譎我。」其殆爲我而作歟！感于人

言深切內訟，因追憶往昔事實數款，信筆直述于冊。又取公移之僅存者手錄以附，名之曰兩理略，用以自解。第直述不文，詞或涉于誇詡，恐留爲後來之笑柄云爾。時崇禎丙子，支離叟王微漫記。

天問詞序

萬曆歲在柔兆敦牂之季秋，朔又九日，欽陞河東督運使舅師張先生小祥期。其甥門人王微及弟微餘哀靡已，結思彌長，追惜斯文，覺慟山木，不自知涕之無從也。嗟呼先生！孰無舅？先生于微，舅而父者也。嗟呼先生！孰無舅？先生于微，舅而師者也。先生生卒六十載，居官二十年，醞學善政，禿穎弗克悉。而一段正己慎獨忠誠孝友之衷，卽昨病革，猶弗少懈也。先生固以文章起家，易占有集部決先天，史事有歌，經緯千古。八陣之推衍，六壬之新解，運氣之鈐法，其開天地之祕，洩鬼神之奇，非天之特縱先生，斷不能窺測萬一者也。至于詞賦建議，又皆身心經濟之實學，咸可壽梓以垂不朽。其他易弩火弩論機括，張翼無敵諸戰車，扼要調畫，制作種種，出人意表。故大司馬蕭公大中丞魏公俱心奇之，而布諸塞上，永爲折衝禦侮之具。則其有功于疆場社稷者，復出循良撫字之餘矣。昔人立功立德立言，先生其兼之乎！徒恨微大之不能如游夏萬章之徒，存孔孟什一於千百；次之又不能如司馬氏班固氏，令古之人盛德大業，昭彰于萬世。嗟呼！此微輩所爲朝夕飲泣寤寐弗寧者也。悲感之餘，爰摘鄙詞，以誌懿行；且托言問帝，亦知我惟天之意云耳。

賀張儀昭授滿城縣令序

千古稱無爲而治者，至堯舜尙已。問堯舜何以無爲而成至治？則惟是親賢用人爲首務。當其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明揚及側陋矣。在廷在外九官十二牧，誰者不從，疇咨僉謀，薦舉中得來，明良相遇，喜起一堂。千古稱得人之盛者，亦無如唐虞之世爲最。聖天子聰明神武，人人有真堯舜之稱，臨御之初，首誅權奸，急任才雋，海內想望唐虞之治久矣。顧十數年來，盜賊交訌，所在

驛驛中外苦於握算，官民疲於抽絲。輸餉者難，辦餉者更居其難；索餉者急，措餉者不得不急。因勦賊而徵兵，因徵兵而加賦。加賦者已窮，搜括者已盡，漏卮者仍無底也。徒令人對封疆而無色，視蔀屋而憤懷。皮盡堪憐，獸窮思嘯，一切苛政，有加無已。致守令之賢者束於功令，莫克遂撫字之苦心，而不肖者且反藉之以爲潤囊之資。噫嘻！難言之矣！屏恒仰觀造物主，既已爲生此千古難遵之聖主矣，奈何不遵令斯世斯民安平治之福，每與表弟張儀昭盱衡談天下事，蓋未嘗不動聖主賢臣之想云。乃儀昭弟今果以茂才異等，應聖天子賢良方正之舉，欽授爲滿城令矣。守與令皆親民官，而從來父母之稱，惟令君爲然。正謂其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一點愷悌真心，恰如親父母之與兒女。慮周而神自到，意美而法自良，斯不愧民之父母。吾弟熟悉當世之故，夙饒經濟之猷，一旦得百里而南面之，知必家事視邑，身事視民，不患不以才顯。惟是矜然不緇，實守父母之蠅墨，以愷悌熱腸撫彼困頓憔悴之蒼赤，則吾所致勗於吾弟，亦吾素所畜積，而今可見之行事者也。憶余少時隨舅惠先生於定興任中，爾時曾聞具文遠詣椒山楊先生祠以致敬賢之意，今正在治地，吾弟其必有所以恤後裔而昭幽光者。且我舅師之遺愛，固儼然數舍近也。吾弟之景行仰止，端有在矣。余復何言？夫虎始乳而氣食牛，鳳故殼而音中律，此由所有本也。我舅師之在當日，美政多端，無暇枚舉。所著靈異之績，彙在家乘國史者，吾弟寧不稔知其詳。總之愛民真心，純然由赤衷而出，卽天心且感格響應矣。矧比小民善哉舉主，皓月路父母贈吾弟聯語，可誦也。所云聖天子詔舉賢良，欲其不負平生所學，須致主爲堯舜，離貳公證垂貞惠，何以克承先世之休，要澤民如恭，吾於新發於硯，正勉作茂恭時也。重國以重民，愛民卽以愛國。雖當握算抽絲之際，仍委曲盡其撫字，願不負朝廷，願不負知己，願不負庭訓，以副堯舜君民之素心也。可。此邑距都城不三百里而止，循良實政，易達九重。指日由禁掖而公輔，不難拾級而登，其可賀者駸駸乎將無量也。因諸社友之請，特述其期許于君者以賀言。崇禎十二年歲次己卯季夏之吉。

濟北山翁訓子歌跋

此先君自編口號以訓不肖兄弟輩者也。先君最喜讀古人書，願先世少讀書人，家亦無多藏書，則間就他塾師處抄錄九經及明

必資鑑與太上感應諸書篇中警世醒人語，靡不一一成誦。日摘取往哲格言懿行以淑其身，不區區文詞計也。間自編爲歌說，振發愚蒙，納之軌義。嘗謂不肖輩曰：「古聖賢格言懿行，原皆與後人作式樣耳。倘讀得一句，就行得一句，雖不得遽到聖賢地位，也不失爲天地間好人。若書止是書，徒以文詞獵取功名富貴，于己自身心毫無益濟。總萬卷也何爲？」故每見古書中忠孝大節，爲世所習聞常觀，及見今之人有一善行有一善事，未嘗不擊節嘉歎。間爲歌說以讚美之。至見不肖輩或有汲汲踈進之意，則又以義命寬解之。且曰：「余輩只宜盡其在我，餘惟聽命于天才是。奈何不圖真實學問，妄思僥倖爲也！試看孔明隆中高臥時，何曾有「一毫富貴功名想。彼五十四州之圖，明懸堂上，三分成局，早已料理停當于胸中矣。偌大英雄，偌大才學，一顧不出，再顧不出，直待三顧而後出焉。寧如今之學者，才通章句，便望青紫。胸中曾無一得，輒傲然自負，世人莫我知也。不亦大可笑也乎哉！」不肖輩于是爽然自失。歌中往往因事致訓，類若此。回憶嚴誨，時切泣然，偶觀遺音，恍聆警效。先手錄成帙，用識先君之手澤云。其他遺稿如算數歌款尙多，容再抄錄以傳。時崇禎十有四年孟夏，男王徵謹記。

歷代事略發蒙歌

此先舅師貞惠先生所編讀史歌，用以發蒙者也。余蒙童時每熟讀而強記之；今六十年多矣，間能背誦其一二。猶憶做秀才時，舅師命余于歌中或事蹟未甚了然，或姓名未甚明悉，與夫史斷可摘錄者，詳稽全史，添註其旁，並細書條段于額上，俾觀者一覽便自通曉，無俟翻閱而疑可自釋也。奈役將半，而因事中輟，遂遷延未克授梓。比余監軍遼海，曾携一部，遂于暇日續爲添註而梓之。乃受事中未幾罹風變，并原稿胥失矣。今表弟儀昭氏喜奉聖天子欽詔，以賢良文學考授縣令，編索書屋，僅存一部，亟須公諸海內。余念其無副本也，于是手錄此帙，一以溫釋童蒙時之舊業，一以所令諸子任各各抄錄，轉相傳誦，無忘先舅師嘉惠後學之苦心。少俟仍當補註，以完夙命，然後梓行。若夫讀史良法，立歌初意，先舅師已言之矣。噫嘻！上下數百千載，一刻可了，目前是非，判于數言，褒貶嚴于一字，易同指掌，洞若列眉。想海內自有大眼目人評贊之也。余小子安敢阿所好！時崇禎十一年季秋之月，白髮學

從門下甥王徵謹識。

祭尙宜人文

崇禎二年三月己卯，我誥封張老舅母尙宜人僊遊之百日，世愚甥揚州府推官王徵，因奔父喪旋里，哀毀之餘，適值盜賊猖獗，鄉閭戒嚴，坐是久稽哭奠。乃於茲辰率豕到羊，僭弟徵徽等爲文以醑柩前曰：嗚呼痛哉！徵早背母，得見我宜人猶母也。而宜人之視徵，則不啻猶子也。乃今遂永不得一見也耶？嗚呼哉！痛哉！徵自總角以來時，時就外家，如陳總幼小故事。維時煦哺顧育，固上賴我外王母李太宜人在，然衣我食我教誨我，則惟我舅師督運使君暨宜人是依。我舅師每蒞任，徵且追隨宦署，侍宜人膝下無虛日。及徵舉於鄉，久不第，宜人憐念獨殷。比博一第，我舅師不及見矣。猶幸我宜人一色笑也。憶丙寅冬，徵補銓將北，宜人移輿顧我，拜別之際，不覺淚潛潛下，曰：「吾老矣！而往服官，東西南北，多歷年所，不知可能再見否也？」徵亦收淚難已。竊謂宜人春秋七十，高矣！然康強善飯，况恭孝慈祥，天必篤佑不爽。而我儀昭弟才名一時無兩，咫尺捷科聯第，可以報我舅師罔極之德于泉下，可以慰我宜人夙宵期望于目前。宜人老景怡愉，孫曾聯翩，雖歷百歲未艾。故昨徵在維揚，方擬爲吾父乞文稱觴後，即欲爲宜人製一錦，少罄祝釐之私也。不謂吾父溘焉長往，及抵里而宜人亦脫然棄我已月餘矣。嗚呼痛哉！胡爲天下慙遺，使我骨肉慘悴，內外含戚之無已也。徵在揚聞吾父訃時，即知宜人亦抱恙久。星夜就道，尙冀一尊顏色。乃風塵跋涉，弗克飛翰歸也。聞宜人病且革，猶呼徵名，謂果不得再見也已。嗚呼痛哉！宜人視徵子莫過也。而徵顧不獲母事宜人，如曩昔視我舅師湯藥相殮，少盡萬一之誠。其胡以爲情也耶？一官所羈，千里睽違，歲月倏忽，音容迥隔。入里門而椿庭闕寂，遇外家而慈背淒涼，悲至親之俱逝，詎五內之能堪？嗚呼！懿徵萬千，哀不能盡，欲報深恩，銘在寸丹。宜人其尙默鑒汝甥乎？嗚呼痛哉！尙饗！

告神文

惟上帝垂佑我下民，肆神用寵綏乎茲土。凡官茲土者，實式憑之。徵不敏，內省多愆，敢云神明之不疚。第臨汝無二，如保恒殷，一念畏天愛人之衷，想神所夙鑒也者。茲將受事之初，爰告衷言，祈神明貺。夫茲土疇昔不曰財賦鄉哉？邇來催科有加，搜括不止，民既窮甚，商困且莫支矣。噫嘻！徵業明知醫眼剜心之痛，而復苞苴自潤，繭絲獵名，匪直不官，將不人。此無庸爲神告也。獨有一段苦衷，脉脉不容已者，敢爲神告之乎。蓋爲臣之不急公家之急焉，職則曠，急之則急，而一切敲骨剜脂之酸楚，置罔聞，心則安忍。室罄徒構，闔高焉叩。有此人力無如之際，惟有哀籲神聰，默載天聽而已。倘得天心一轉，過發寬大浩蕩之德音，寧惟茲土之幸，官茲土者之幸，實亦寵綏茲土者之幸。乃徵夙圖維，冀神類聽之第一義也。至于職專刑名，政下民生死出入攸關，徵自審腸雖熱而面則冷，固不肯深文以重夜號，抑何敢寬縱以滋晝擢。然而識短才疏，一或狙于偏見，又或有場焉而不之見，保無沉之弗白，洎夫丈猾之潛脫。更願徵神之靈，借我明照，俾益覆揭以見天，舟吞不致漏網。迄無令徵得罪于百姓，得罪于朝廷，得罪于垂佑下民之上帝。則神之惠也，徵敢不拜揚口若之麻命，謹告。

怪木供讚

宵天朱君，博雅篤純人也，與余交，數十年如一日。一日邀余飲，時羣芳正豔，園花繡鋪，見一物在風雨泥土中，孺何微露，塊然獨處，初疑是石，迫而視之，則木也。有頭有角，若目若口，四走虎時，一尾後並，莫辨其爲何木。而疑怒鱗森，非幹非枝，知爲靈根虬結。足底所憑，又一小者，才數寸耳，側正偃仰，皆象物形。余低回久之，因謂朱君，此殆百年以上物也。縱不得爲席上珍，奈何棄風雨泥土中，與凡木同腐耶？朱君笑語此怪木耳，相傳久遠，某固未悉所從來。君既賞識，請卽以贈。昔坡仙以怪石供參寥，某獨不可效觀爲怪木供乎！余再辭之不可，忻然抱歸。歸則把玩數日，不啻元章初得救周鼎石也。於是手拭清垢，浴以香水，然後奉之淨几石盤下，再藉以小銅盃，置其小者於座前。五色西石，兩丸輔之。默坐焚香，時時靜對。客有嘲余者曰：何物怪木，真以作供！果天台之靈根，抑仙洞之異質，果白骨之龍盤，抑黃葛之虬曲，果臥雲之檜，眠巖之榕，抑泗橙之古，海樹之奇。支離不才，空質無文，匪彝匪鼎，爲玉爲

金，奈何嗜癖與米顛而同珍？余應之曰：夫物固有以無用爲用者。空質無文，乃其所由不才而壽也。商周法物，洵匪澤爛所能致，况與金玉競貴，將人人有愛心矣。惟此怪木，人棄我取，過而不問，可以長有。讚曰：匪金匪玉，可常有，是鼎是彝，差足稱。雕琢不是本大成，骨幹如鐵了不朽。厥形似虎角一端，默顯止殺爲世壽。下有小者像其兒，依依顧盼不離肘。拳曲輪菌底事珍，與君同號支離叟。

與張儀昭書

執爨西風，高臥北窗，昕夕焚香，誠心默禱，願聖天子皇圖鞏固，多士彙征，羣策共濟，早洗兵甲，安享泰寧而已。邇來百無一事於心，三碗飽飯後，一枕黑甜餘，自立工課，彙輯西儒標綱要略，每日手錄五七葉，業已多半。計其全，可數百葉，或成一種不刊之奇書也。撇脫塵土俗緣，料理雲霄清事。見之者每笑白髮衰翁，復作青春學子，豈其老若未盡，抑亦書債難還？然而願樂此不爲疲也。功名看同石火，胸次一似海天，景天臺畔，欲設幽閒居一所終焉。其內雖材木諸務，尙屬縹緲，而意中規度，已宛宛目前矣。閒居果就，便是自在天鄉。第知我知老弟正展修五鳳樓手策，無暇爲我指點經營，此衷少介介耳。魯橋鎮堡已完，鎮民建屋將滿，守備粗陳，迄今萬人頌德，一方安堵，皆吾弟倡首力也。今且出其保障，惟吾弟努力爲之，不負舉主所知，幽人且荷幘于無既矣。引領望之。

五雲太守來公墓志銘

陽陵五雲來先生以司寇郎清公著名特甚。□□太守故物，適言者以它官事坐先生，代人受譴，左遷汾陽二守，歸里中，未幾卒。余與先生爲甲午同年弟，辱知愛最深。先是以揚州理官特起田間，爲遼海監軍道，寄駐登州數月。尋值孔賊之變，同衆航海，詣詔獄。過西曹時，先生正司平反，知爲封疆掛誤，從公加意昭雪，得以薄謫生還，皆先生周旋力也。比先生左遷歸里，時相遇從，促膝話心，談笑終日夜。嘗謂余終南有最佳處，地名天上，環在羣山之中，巍然獨立，幽徑才通，攀藤而上，則眼世空曠，寥闊無垠。撮漢唐以來諸名勝，平供日前。四圍陡峻如鐵壁，中土芊綿如掌，計畝可數百。香樹成林，葱鬱可愛。草屋數楹，堪蔽風雨。最可愛者，清泉一泓，甘

淵異常，人跡罕到，雞犬不聞。雖云同在人間，宛然獨遊天上。我將終老其中，不識吾弟肯同一往遊否？余聞之，屣齒躍躍，輒訂期願。隨先生杖履，無何先生之訃聞矣。嗟乎！胡天不弔，奪我良友之遽若是！先生有意於天上，乃竟永棄夫人間也。耶！聞先生口口口口囊金數笏耳，僅僅足備棺斂。數囑兩郎君，口口口口所遺，遺爾輩名，爲清白吏之後足矣。慎勿以官服拘束我。諸聞且見者，歲不數服先生之爲人。居官數十年，臨終猶然寒素。此時此人，能多見哉！余獨憶受命監軍，入都會謁先生請教，先生時在郎署，賦寓一僧舍，兩僕隨侍，意味蕭然，令人望之，塵土之腸都淨。夫居官若是，何怪乎居鄉之猶然寒素也耶？嗟乎！先生不富厥身，而富厥名，令名不朽，德馨無窮。矧兩郎君，皆食公家餼，咫尺拾青紫如芥，諸孫又皆英杰不群，先生之食德且無量，固可笑遊天上也哉！兩郎君將于某月某日葬先生于新阡，特志狀，泣請余銘。余卽不文，忍不銘先生之墓。先生諱于廷，字觀光，五雲其別號也。其先世關中人氏，居陽陵城中爲名族。來九章者，先生曾祖也。九章生希淵，希淵生獻，以文學起家，貽贈登仕佐郎，累贈承德郎，刑部主事。配李氏，累贈安人，生二子，長子朝壽官，次卽先生。繼配王氏生一子于階，邑庠生。先生生于嘉靖壬戌八月甫八歲，而母李見背，痛其早失怙也，輒發憤讀父書，口口口諸弟子，羣家甚窘，約有田十餘畝，且耕且讀，口口口古掛角負薪者。二十三游泮。至甲午年三十三矣，中式二十二名，人無不爲先生喜，先生顧愀然不樂。一則痛母李之不及見，一則爲兄弟之分居故也。曰：今日幸舉于鄉，祿養將有期矣。脫不借兄若弟共奉甘旨，胡以得堂上歡。歸則復乞同爨，一切出入，悉伯氏操焉。乙未下第，兄若弟仍求異爨，不克止，先生乃遜讓無愠色。戊戌下第，聞父訃音于河南途次，哭泣暈迷者歷數時，行道之人爲之心惻，乃強扶旅邸，且行且泣，奔號入里門，人咸稱其孝思篤摯，與呂文簡公如一轍。甲辰仍不第，而南宮之念未已也。循例署教諭事于河南南陽之泚，時知縣事者曹公思誠。後先生至，凡事無巨細，必請政于先生，先生一一語之無隱。會曹公有河工之役，先生代縣事凡四閱月，秋毫無染，泚人甚德之。歲丁未十月，還國子學正。庚戌，以學正遷工部司務，旋管器皿廠事三月餘，節省銀三千有奇，絲毫不以入己。白之大堂，用備緩急。大司空劉公以節省事聞，上命銓部紀錄之。歷二歲，口口察院司務，矢公矢慎，職業外一切私囑毫不聞諸口口。一時諸執法無不爭相禮重。癸丑以給絲地贈尊人爲登仕佐郎都察院司務，甲寅陞戶部黃西清吏司員外，部有河西務公司之缺久懸，人皆憚劇苦，不

肯往，大司農以先生之名請往視時，時國課正額積欠以萬計，又南來糧船多帶私貨到此，必欲沽盡，勢不得不延遲月日。往往至多守凍不得南，俾沿河居民眠霜臥雪，爲護守計，節年勞苦不休。先生廉其弊，夙興夜寐，巡河催撥，間或水淺，缸溢難行，則祈雨，雨輒降，多獲神助，是冬竟無有守凍者，至減稅而商遂雲集，正課雖未滿額，視往歲多數千餘矣。公署鏡池，蓮久不花，是歲始花，有杏亦然，人咸以爲異徵。及瓜期，謝事如都，河西人涕泣絡繹數十里不絕。代者何君，亦爲嘆羨，至今口碑不置云。乙卯選本部廣東司郎中，適值十年估計香商，例與事者，臺省各一人。蓋御用諸香，多產異域，其真贋莫辨，價值亦屬風影，商多賄胥吏作奸。縉紳先生，其誰孰能辨此。聽胥吏將膺潤真，移賤作貴，歲冒帑金數千不止也。以十年計之，濫費朝廷金錢可數萬。先生乃密密預詢諸香者，何爲真，若何爲膺，並其值誰貴誰賤，了晰胸中。一一剖別，秋毫不爽，諸商咋舌心服，胥吏無敢關說。商人群向先生叩頭乞恩，欲量增數百金。先生曰：今日估計不費爾浼情通賄，便省爾數千金，斷不忍以帑金徇人情也。臺省兩公咸嘆服不自己。其爲朝廷節省金錢，不知凡幾。是歲冬，遷廣西梧州府知府，候憑居里中，時有忌其與涓上史侍御公相厚善者，乃掛丁巳典計浮躁例。先生遂優游家園，與一二知己談奕飲酒，導引頤真，作口外生活，獨謂母李未膺一命，絲絲一念未忘耳。歲癸亥，朝邑心一王公，陽陵天虞劉公，偕晉卿貳，貽札敦促，而高邑儕鶴趙家宰，清正君子也，時方秉銓，先生始勉強出補。甲子孟夏，乃補廣平府照磨。時余爲司理，相得甚驩也。合肥鄉縣尹病篤，錢穀未明，先生往覈，悉密察其鼠竊者，追補之中，有耗羨悉封還縣尹，無少利。是歲秋，卽陞順天府通判，進官錢兩，屬邑文武賢否，五城八院批駁，總屬先生料理。先生一一裁決，應之裕如。口口口服而屯院其奇其才，且以清理屯田專委焉，遂著有屯政口口八可行三不可行之說。其議引西山之水灌畿外田，一則食足，一鍾可當江南數十鍾，庶幾甦飛輓之苦于萬一；一則溝洫深，經界正，水澤畜，北東兩夷不敢南向而走馬。是國家金湯之利也。允哉經濟偉略，惜當事者未能慨然舉行。尋署大興篆，青天之頌，聲震輦轂。是歲乙丑，以執事入會垣，際覃恩贈其父爲承德郎順天府通判，贈母李爲安人，而先生與厥配高氏，俱以例封。疇昔報李之念始少愜。尋值崔魏之餒，遂決意圖南遷，固須避瑯嶓，亦欲流覽江南風景。當事者以南刑山西司主政授之，時丙寅之四月也。江山之勝，金陵之秀，觸目興懷，著有白雲漫吟。尋以水土不宜，借假歸里。歲丁卯，今天子入繼，仍以覃恩贈

其父爲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贈母李爲安人，而先生與高安人並封，悉如例。假滿復南，未幾聞繼母王氏訃，奔歸，喪具悉自備，不以累兄若弟也。戊辰冬，承德公及母李安人合葬，竭心力如禮。庚午服闋，補北刑部福建司主事。常是時也，聖天子精明振刷，功令嚴于久寬之後，故臣下所口口，一時元老大臣及文武百職，在獄中者，不下三五口口。福建司適當其煩，且正副郎咸缺，先生署篆，大司寇胡公初猶以衆人視也。嗣胡公察其處事精詳，且一一妥甚，又居心獨淨，迥異諸曹郎，輒大加敬愛。凡獄無大小，必需先生會審，其勘語但經先生手者，輒一字不爲增減。而諸曹郎亦多以勘語私相質叩。凡所奏上，聖天子無不報可。故一歲中刑曹官獨無有獲罪于朝廷者，先生之力居多。時有買豆商人，曾爲珠寶商，戶部以每年獲利頗多，令其領價代買黑豆。豆業交完，乃將久朽于廩者四萬七千餘石責令商人賠補，且先年珠寶內欠商人價五萬五千餘金足抵此數，上下堅不准抵，又不領與，追比斃杖下者，已數十人矣。其應比者，非妻孥則歇家，正身僅一二存耳。先生知之曰：冤矣哉，吾不意輦轂下法司中戴盆游者，十常八九，蓋不止一黑豆商人已也。古云：刑官無後，有以哉。遂奮然白之胡公。胡公曰：我兩人其急爲雪之。令先生密具稿移查戶部，卽商人之知也。疏上，雖未獲允，然先生之陰德多多矣。壬申四月，陞本部山東司員外。至七月，福建司繼署者，以迅奏遲延，力分其過于先生，降爲四川按察司經歷。過里如蜀，峨嵋劍閣之奇，錦江棧雲之險，悉收拾入奚囊中，著有西蜀雜詠。蓋先生山水之趣甚濃，殆天以此爲游息地乎。明年甲戌，隨例入覲，其冬陞山西汾州府同知。乙亥以年老致仕歸里。五月初九日終于正寢。先生生平不畜妾媵。高安人少先生八歲，生男子二。長承禋府學生，娶吳氏，邑崇府引禮希舜女，次承祉，邑學生，娶趙氏，臨潼禮部儒士洪業女。口口適邑增廣生劉文節卒，孫男六：琦娶焦氏，三原中丞焦公長子庠生之稚女，繼張氏，邑府庠生張翼漢女。增琛幼俱社出。琮娶梅氏，邑守備御藻女。瑄娶孫氏，三原府學生正宗女。瑛幼俱禋出，孫女三，長適邑舉人吳觀光長子邑增生子麟，次適三原太原生李篤培次子元傑。一尙幼，未字，俱社出。先生歷仕三十餘年，官凡一十四任。享年七十有四。比致仕歸里，兩郎君翩翩博雅，六孫兒森森玉立，而高安人青春結褵，白頭相傍，真可謂福備人間者也。乃笑遊天上之日，惓惓囑其毋以官服拘也。先生真達人哉！敬爲之銘，銘曰：

五雲冉冉近三台，光裏鬱葱三樹槐。道是先生親手栽，柯條遠遶蔭台階。人間天上好徘徊，天上人間不再來。玉骨琳瑯藏夜臺，清光流潤福無涯。

又銘曰：

先生才美，循吏帥師，節奏紱解，百藥自持。遇所不可，如矢發機，和而不流，圓則中規。霧景條風，隨地而施，其與人交，剪棘剖籬。孝友宅衷，剛介其隄，凜操如冰，善好如飢。性耽山水，藻彩陸離，神遊天上，名勒鼎彝。勞躅難罄，聊述所知。

即事

老天生我意何如？天道明明忍自迷。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孝更無疑。

山居自詠

正宮端正好 依美陂先生春游韻

四面遶山青，一派綠溪綠。紅霞翠錦平鋪，其中有個藏身塢。一舍遶城南路。

〔滾繡毬〕 滌源泉，作洞渠，旁原崖，作土居；彷彿那商周間物。正待要訪林泉，小築庭除。善東鄰，待價沽。喜西鄰，特地呼。恰便是

眼前天目，便有那幾般兒景致，非俗疎林月篩千竿竹，曲沼萍穿五色魚，堪遊賞，堪備行廚。〔叨叨令〕這壁廂小丘巒，小蹊逕，

小橋度。那壁廂幽院深，幽窗淨，幽人住。看的是洞中泉，簷端溜，瀑邊樹。聽的是樹頭鶯，花間鳥，池邊鷺。兀的不愛殺人也麼哥！兀的不

愛殺人也麼哥！又何須貔貅擁，珠翠圍，鐘鏞鑿。〔脫布衫〕繞青樞亂滾瓊珠，種紅袖細剪鞋絨。泉裏音淙淙似語；花外車行

行且住。〔小梁州〕半畝方塘數畝墟，不費躊躇。螭涎篆壁竟成枯。從頭數，那個會癡愚。〔么〕從今勘破從前誤，且軒渠拭

眼掀鬚。靛了一些虎豹叢，干戈聚。千磨百煉，夢裏尙迷糊。〔上小樓〕相着那公庭，懼名途畏路，打破愁城，掙離苦海，受盡鞭驅。

命矣夫！如斯夫！鹿駭狼顧，就裏箇賺人坑，回頭始悟。〔么〕嘆當日勢同騎虎，喜今朝身隨汀口。見在的七尺無恙，八口無飢，百

事無虞。青山瘦，明口孤，閑來閑去，好一似信天緣，流雲野鹿。〔滿庭芳〕再不問誰甘誰苦。只這個成熟福地，賽過蓬壺。升沈變態同煙霧，那能勾事事歡娛。在從你食牛糞，在從你大糞高閭，這些事憑君做，我只要同心道侶，日日伴吾廬。〔快活三〕光陰阿去忒速，遇過的似隙駒，據悟忘我况其餘，爲甚的苦縈心，閑裝慮。〔朝天子〕近離了錦屋，遠結下草屋，身似貧，心則富。還思百歲等朝暉，喜得藏修處。買鼎安爐，傍門安戶，那箇識天真主。飯青精幾斛，插秧田幾畝，儘兒輩聊看顧。〔四邊靜〕指盈疇桑麻禾黍，西接秦宮，北連漢郡，衰草零煙，都是繁華處。因此山翁反做學徒，另立個工程簿。〔耍孩兒〕我則見潘河如帶西流去，裏殺王維杜甫，風流千載，竟何如樊川境僅可追呼。且休吟三川紀勝詩千首，直須傾兩曲連精酒百壺。青白眼何煩顧，醉眠芳草，懶賦生芻。〔五煞〕詩酒場，興頗豪，性命關，心肯粗。奇人幸得多奇遇，資人耳目元音譜，啓我靈函聖蹟圖。但開口，皆奇趣。情如蓮天花香豔，那怕他世路荒蕪。〔四煞〕糊塗賬，何須算，神明境，樂有餘。分明認得來時路，半生潦倒，笑百樣顛危賴主扶。自在鄉由人住。灑聖水消除了白業，嘆南柯勞攘殺玄駒。〔三煞〕守枯禪，尋智果，戀凡情，雙扯仙裾。三仇五濁誰能去，防淫緊似防奔馬，策怠忙如策蹇驢。蚤脫那凌雲渡，甘從隱遯，喚醒冥愚。〔二煞〕棲長林一枝鳥，數斜陽幾陣鳥。山中工課忘朝暮，天心口處梅開早，慧性圓時月上初。到此肯空回去，剖開真境，跳出迷途。〔一煞〕好風光隨意賞，口平路信步趨。傍人空作遊人覩，止知丘壑堪藏拙，誰道名山好著書。銷繳了千年慮，三竿高臥一枕華胥。〔尾聲〕淳風陋漢唐，清光浸肺腑。這搭兒才是桃源路。說甚麼雞犬人間俗上古。

山居再詠

正宮端正好 仍依前韻

南北垞，朝川清，柴桑里，垂楊綠。王孫草軟翠輕鋪，其間別有桃花塢。深隔着紅塵路。〔滾繡毬〕愛殺明繞籬邊水一渠，篩花陰月滿居。這便是山家長物。喜今朝結茅庵，小可庭除，醉溪聲懶去沾譜。鶯簧作意呼，拭一拭看山雙目。况且有許多的友契，超俗，開籠開放梅間鶴，泊岸輕穿柳外魚，借訪那好酒兵厨。〔叨叨令〕一會家聽許由瓢歷歷臨風度；一會家吟洞仙歌踏踏留雲住；一會家携雙柑尋黃鳥深深樹；一會家看方塘浴清沼閑鷺兀的不趣殺人也麼哥兀的不趣殺人也麼哥！說甚麼採毫揮寶劍磨

銅山鑄。〔脫布衫〕唾天風口裏珠，舞蠻腰燈下氍毹。闌豪華閨堂笑語。這光陰幾人留住。〔小梁州〕自昨提兵向海壖，禍亂躊躇，英雄失路鮒魚枯。人無數，誰不笑廉愚。〔么〕自憐枉把經綸誤，鬥豨獐磨齒持鬚，只落得兩鬢蒼，雙眉聚，憂愁風雨，前路眼迷糊。〔上小樓〕因此上志冲紫府，夢遊仙路，縹緲餘身，煙霞活計，山水驢。上大夫下大夫，前瞻後顧。爭似我叩三生石邊頓悟。〔么〕再休思張拳鬥虎，隨班振鷺，擁簪題橋，拜相封侯，伐虢圖虞。興未輸，願不孤。終南隱去，覓他們角與綺，牲牲友鹿。〔滿庭芳〕尋甘贖苦，山通地肺，境賽蓬壺。風光翠洗煙和霧，八節常娛。還思量羈身五羖，再吁嗟問卜三閩。他做的誰能做，任從是伊周共侶，諸葛出茅廬。〔快活三〕纔掛着差排速，誰繫維空谷駒。曉星般黜落的幾曾餘，單丟下沒頭子杞人慮。〔朝天子〕世界如傾屋，仕路如矮屋。止爲着榮和富，寒鴉流水日西晡，尙不尋栖處。幸有山莊翠屏當戶，爲三川聊作主。貯穩穩幾斛，種區田數畝，名與利誰還顧。〔四邊靜〕但囊中釀醕有黍，爛醉谿山，幽尋故都。草杜繁華，草長鶯啼處。逐境携尊，酒友狂徒，指點徧興亡簿。〔耍孩兒〕喜的是芙蓉翠靄青難去，招尋些山翁田甫。杖頭錢使盡何如，管甚麼牛馬稱呼。設誇他棺槽瓊液歎離離，且把這瓦鉢磁甌勝玉壺。青眼兒頻頻顧，許我醉悠悠化國，任人賦皎皎生芻。〔五煞〕春稻米重思，細削松枝筆管粗，洞天况得今生遇。雲封洞口桃花渡，泉瀉林間瀑布圖。入眼椿椿趣，最好是紅歸桃杏，綠滿藤蘿。〔四煞〕想當年經百戰，苦工夫，積三餘，杏林遊處香生路。官閑鐵甕潮頭冷，醉後梅花嶺上扶。佳麗境，能常住。監邊海承乏秉憲，整軍容我馬維駒。〔三煞〕正展樓氣結妖氛，誓揮戈血染征裾。丹心航空海歸朝去，五刑曲宥思同爨，一技難工笨同驢。放還也如蟻渡穩，安素拙甘守朱愚。〔二煞〕愛雲山窮鳥鼠，送年華任兔烏，山容如畫更朝暮。林花嬌綻飛紅亂，畦稻秧齊翠染初，恰好約登臨去。青排四面，錦數前途。〔一煞〕鳥問關林外鳴，鷗從容水際趨。人間富貴浮雲觀，山口經濟閑中課，花鳥文章靜裏書。罷一切閑思慮，但效取爭席桑楚，不復學救楚包胥。〔尾聲〕山青閣兩眉，川晴澗六腑。便從永斷長安路，耐他些隣閭凌煙千萬古。

同春園卽事

雙調新水令 依表弟張儀照來韻

想林泉夢繞天涯，猛回頭，堯門山下。緋園野塢，綠樹隱人家，錦綉雲霞，潑染就天然畫。「駐馬聽」恁樣韶華，策杖從容勝驕馬，何須長駕。田家蹤跡遠宮衙，披襟日與友朋狎，掛冠不惹公卿罵。這優悠誰像咱，同春園自在閑遊耍。「沉醉東風」有時籬溼，風垢清峪水涯；有時籬拜奇石，截嶨山峽。戴一頂漉酒巾，脫一襖連泥襪，任逍遙眼底春華。醉訪清溪處士家，把一行乍見的人兒愛殺。「折桂令」還只愛本分生涯，較雨量晴，插柳栽花。我山童灌園野叟，浣衣村娃，密樹底投壺打馬，小園中竹笋茶芽。偏野桑麻，盈沼魚蝦。平安樂有份，冷淡趣無涯。「鴈兒落」看甚麼，那關梅嶺花，說甚麼，展海仙樓話。只爲那宦情海樣深，勾惹出禍患天來大。「得勝令」到如今，醉夢怯烏紗，敢思量，恩赦降黃麻。喜的是曲水泛流聲，怕的是長安馳駿馬。聽幾曲琵琶，把多少熱情腸都丟罷。看幾縷煙霞，將這些好風光打當咱。「沽美酒」我則見割蜂脾開院，啜魚藻問春葩。滿眼鶯花乾趣殺，莫推聲做啞，鳥不作，魚不怕。「太平令」休笑我池頭鼓，幾部鳴蛙；孤村影，幾陣啼鴉；疎籬外，薔薇亂叉，曲檻邊，葡萄滿架。呀！坐田疇，剖瓜，就清泉煮茶，受用煞清涼無價。「離亭宴帶歇拍煞」玩不足，層臺小築黃茅瓦，偏橋飛度紅衫馬。逢人兒便誇，原來是杏花村，不亞似水竹居，却是幅雲林畫。先隴近草廬，薄產足耕稼。悶了時，引兒孫戲耍，也不羨平山堂，也不訪桃源路，也不賣成都卦。深林鷓語圓，淺水虹梁跨。儘教俺，老頭兒住咱。只這箇六合亭一派趣兒清，還想甚兩間園幾番話兒假。

山居題詠跋

嚮余有兩間園志，綠輿作基，碧天爲宇，張布四維，承以八柱，海環垣周，中蘊萬有，滌萬象之所敷衍，在在時，靈奇珍怪，靡不克郁。我兩間園內，數十年來，尙不能窺吾園之一隅，卽一隅尙不能窺十之二三，而余老矣。茲幸歸老故山之陽，爰就清溪之濱，天然三層臺上，小築六合亭一座。不斲不修，喜岩巒具在，無垣無戶，任童冠往來，三五里隴頭紅杏天桃，媚我花徑；百千年溪畔高槐弱柳，助我埽封。因字之曰同春園。境小趣真，會心政不在遠。舉嚮來寥翔之念，悉歸目前平淡中矣。故曲終及之，蓋亦猶然狂奴之故態云。

附錄

梁爾昇簡而文小引

城南勝概，際遇於漢唐之世。江水山容，高畫畫棟，名利淨圖，照耀西京。當時高人韻士，晨泛宵行，豈羨山陰道上。今去之數百年，惟餘荆榛瓦礫而已。壯每入青門，攜竹葉一簪出郊坰眺望，見晴嵐古岫，澗谿草樹，有荒寒古蒼之趣。雖園林臺榭無復舊時，而天巧具在，不勞外飾，而後奇也。壯久染泉石膏肓，憾不削髮爲頭陀。遠則長興草堂，近則慈恩薦福，佛香噴梵而後，看山氣日夕佳，於志畢矣。一日，王良甫先生出一帙曰：此不佞之簡而文也。壯攜之斗室中，靜讀數十日，乃知先生攬巨勝於草杜，構數椽于藪澤，真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者也。且與至戚張儀昭丈讀書乘奕，暇日撰樂府詞曲數闕，以寄寓情志。兩公深諳律呂，韻頗今古，更唱迭和，並驅中原。我園中百年前，德涵敬夫特妙聲調，與西蜀用修磨響振籟，後來久轍，兩公是繼芳躅。昔馮惟一太常好飲酒，每賓客聚宴，雅不召亦自至。酒酣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人愛其俊逸，稱爲三絕。良甫先生析天人之奧，抱文武之略，然而真率坦易，飯酒歌曲，無一毫冠冕習套，頗類坡公頽焉自放。當吾世而躬逢其人，幸甚！壯語先生，倘逢南墅時，令小子獲執御之役，從遊樊川杜陵之間，遂開放之致，發要渺之思，以醫我痼疾，先生許我否？

張縉彥兩理略序

秋八月雨甚至，王良甫先生屢不出戶者經兩旬餘。已而出一編名曰兩理略，蓋司李時治狀，從靜憶而備述之者也。在今日爲實錄，在當時爲實事，在生平爲實學，而所抱以闕始終，貞常變者爲實心。如簡兵擒盜，開河足餉，恤商通利，載于編者，亦既章章如是。然余謬謂先生之治略，蓋出之有本也。夫兵大事也，盜大患也，治河理財大務也，人當此則竭精畢智，手忙脚亂，而日以紛。先生以理官，非有專責，以閒神定氣應之裕如；以事治事，以人治人，以物治物，如行所無事者，蓋主之以靜也。比年來，余與先生每每城頭

纒寇遙觀大彀勁弓，驪馬挺戰，燈動崇墉外。人皆驚怖欲絕，先生飲啖自若，繼以譴浪，卒能調度合機，籌畫精當。城守亦屹然無虞。就余所見以觀所未見，東海有聖人，西海有聖人，此心此理，率惟是兩理哉！幸天下如兩理矣！今日阻雨而從息之心，即當日應變而寧謐之心，靜氣相對，不覺拈出，以與天下靜人說破機關。大學曰：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治國平天下之大本也。武侯寧靜以致遠，亦此心，亦此理。先生借兩理說法，但不許闖人輕率觀場耳。余方勞簿書，困于兵燹，窮于生聚，安得聞先生靜慮之言而與之日對玄風邪！時崇禎丙子陽月之吉。

錢洪謨兵約題辭

公祖天付故奇，雖俛事八股業，非所屑意也。竊聞其曾遇異人得異授，凡宙合內事理，未經前人參透者，無不玄通。且非獨自喻適志也，併可以喻人。蓋凡事作之有據，試之有效者，非臆也，皆必有一必不可易之理。原至尋常，特以其非耳目所習，心思所到，則相詭以爲神耳。先是公祖爲北府司理，當道因奴難孔棘，趣使練兵，其耳食公祖久矣。公祖亦不讓，已而隨試輒效，至有方之臥龍者，公祖亦不驚。其所蘊蓄固不可量矣。至是鄉試士中，聘入東省闈，得識荊州，妄冀一扣洪鐘，而公祖亦不卻。決事詮理，解道訓俗，聲不倦，期可共諭。徐出兵約相示，則其所嘗練兵者也。約例有三：曰制，曰率，曰誓。制防八陣圖，而率則防之易，誓則防之書。其實非防之也，通其變而善用之，則大將軍之位可以意增。核其實而明習之，則位位進退血氣磅礴，可以意轉。此約之所以設乎。雖然，李廣刁斗不擊，人稱爲飛將，岳武穆不屑屑師古陣法，而敵撼其軍，至比之撼山尤難。謂公祖以此括兵法，是亦扣盤捫籥者乎。卽如木牛流馬，遺制具在，誰能做而置之，而公祖優爲。且如使風推磨，激水救火等事，出奇無窮，而星辰遠近，日月高低，至幽寥難明者，皆歷歷徵之，若指諸掌。夫無師可智，無情可移，况軍令至嚴明者乎。故謂僅足窺一斑者，猶淺，直謂其未嘗習兵，則得公祖之深者耳。蓋使奴難息，會氛掃，兵蚌甲銷，熊羆歸南畝，公祖方將從漸警衍食之餘，歌咏道德，借抱膝之長吟，作仕宦之結局。喻人猶煩，况約兵乎！然不可以不傳也。因從史授之梓。

論衡校箋

通津草堂本（續）

劉盼遂

亂龍

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
盼遂按：二「能」字衍文。或亦而字傍注，後人誤入正文。

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
盼遂按：二「能」字疑皆衍文。

頓牟掇芥
盼遂按：王筠《蒙友》說云：「頓牟豈虎魄之異名邪？抑別自一物邪？」

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
盼遂按：事見桓譚《新論》。劉昭補後漢書禮儀志注引。

鑄陽燧取飛火于日
盼遂按：「飛」字疑衍。下句「取水于月」與此對文。又下文屢言「陽燧取火」皆

無飛字可証。

消煉五石鑄以為器
盼遂按：此文「五石」殆與漢晉間之「五石散」異類。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二《疏

璃條引此文云：「即琉璃也。」又云：「魏太武時，大月氏國人至京師，能鑄石為五色琉璃，即五石之說也。」

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流離」顏注引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則在三

國時，仲任所云五石，其殆琉璃之嚆矢歟。

夫土龍既不得比于陽燧
盼遂按：「既」疑為「即」之誤。

葉公以為畫致真龍
盼遂按：「為」借作「偽」。偽畫與真龍對文。

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偽致真也
盼遂按：「八」字當在「以偽致真」

之下。論中以象類說土龍凡十五事，此其第八也。

氣而蜚木鳶。盼遂按：「而」讀爲「能」。

夫雲雨之氣也，知于蜚鳶之氣。盼遂按：「也」字涉上文「雲雨之氣也」句衍，或本在「蜚鳶之氣」下。

如匈奴精在于木人。盼遂按：「精」上宜有「之」字，今脫。

休屠王焉提。盼遂按：「焉提」卽史漢中之「闕氏」，闕焉氏提皆聲韻之轉。

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盼遂按：文當是「與立土人土牛同義，一也」，此段爲四義之一。

夫以象類有十五。盼遂按：象類下脫一「說」字，以象類說與下句「以禮示意」爲對文，上文「夫以非

難真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此正承用其說。

雲檣刺雲雷之狀。盼遂按：「雲檣」當是「雷檣」之誤，雲檣于古未聞，上文「禮畫雷檣象雷之形」，此

宜據以改正。

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盼遂按：「傳之者何」四字當是「儒者之間」四字之倒譌，篇首儒者或問曰云

云，此正應其文也。緣儒或作「傷」，形近于傳，問草書作「問」，易誤爲何矣。

遭虎

如人食虎吏受于功曹也乎。盼遂按：「乎」蓋衍字，論例以「也」爲「邪」，感類篇「三王乎周公也」

舊校云：「一本也下有乎字。」此亦淺人昧于論例而誤沾乎字。

稟性狂勃。盼遂按：「勃」讀爲「悖」，勃悖古同聲通用。莊子庚桑楚「徹志之勃」，釋文「勃，本又作悖」。

羸弱不適巧便不知 盼遂按：「知」當爲「如」之形誤。不如與不適意同。適通作敵。

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 盼遂按：「於」上疑脫「一」字。

魯昭公且出 盼遂按：「且」當爲「且」形近而譌。

昌邑王時夷鳩鳥集宮殿下 盼遂按：「夷鳩鳥」漢書五行志作鴉鷂。夷聲弟聲古通用。周禮序官雍氏注：

「雍讀如翳，小兒頭之髻，書或作夷。」又雉字古文，說文作雉，殷虛文字則皆作雉從夷。知夷弟古同聲，故可

互用。

廬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 盼遂按：「此公孫弘乃後漢書虞延傳所云「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者。非

前漢平津侯也。」章士釗云。

商 蟲

貪則侵漁故蟲食穀 盼遂按：「則」當爲「賊」形近之譌。

時或白布豪民猾吏 盼遂按：「白布」連綿字，兇橫恣縱之意。與「跋扈」「拈扈」諸詞，蓋聲韻之轉。

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 盼遂按：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古今注云：「建武三十一年郡國大蝗。」較論衡

爲略。

則其鄉吏何免爲姦 盼遂按：「何」疑爲「可」之誤字。

蟲食他草平事不怪 盼遂按：「平事」當是「平常」之誤。

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 盼遂按：此文義不接，疑有脫誤。

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 盼遂按：「反」當是「飯」之壞字。論語「飯疏食飲水」寧戚歌「長夜飯牛

何時旦」以飯爲動字，此正相同。

如不乾暴聞喋之蟲生如雲煙 盼遂按：「聞喋」讀爲「噉喋」。噉喋者，食吸之聲也。見史記司馬相如傳

正義亦瑣細之貌。淮南子覽冥訓：「而不嚙喋芳事也。」作嚙喋同。又按「蟲」當是「蠱」之殘。下文「以

蠱聞喋准况衆蟲」則此當作蠱明矣。

講瑞

文日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騏驎矣 盼遂按：春秋文作麇，論文作麇者，說文鹿部「麇麇也」。麇麇同字。

設後輒有知而絕殊 盼遂按：「知而」卽「知能」也。論中才能智能之能皆作能，不作而。惟動字作而。此

文疑本是知能，由淺人改之也。下文「聖人賢人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與此文同。

雖復有聖何如知之 盼遂按：以上文「知之如何」句例之，此處亦當是「知之如何」。知之如何者，言知

之之道奈何也。所以起下文。

不廣結從 盼遂按：章士釗云：從爲徒之誤。

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武人而不知靈龍也 盼遂按：「而」古「能」字。此文當是「不而知神龜，

「不而知靈龍」也。

衆鳥附從安知鳳皇 盼遂按：「安」者於是也。論言由衆鳥之附從，於是知其爲鳳皇矣。

嘉禾生于禾中與禾中異穗 盼遂按：下「中」字涉上文「禾中」而衍。

骨性詭耳。盼遂按：「骨」當爲「情」之爛訛。下句「知德殊矣」與此情性爲對文。

恒見桑梁之粟莖穗怪奇。盼遂按：與下文不接，疑此處有脫誤。

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盼遂按：楊樹達云：「張湯爲張蒼之誤。史漢湯傳不見此事。惟漢書

任敖傳記張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頽長六尺餘。則此湯爲蒼誤無疑。語見甲寅雜誌一卷四十一

雖鳴足足。盼遂按：以上句「雄鳴曰卽卽」例之，則是上宜補「曰」字。

狀如麋而兩角者。盼遂按：麋當爲鹿之形壞。下文「春秋之麟如麋，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麋小大相倍，體

不同也。」正承此句而言。

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盼遂按：「疑」讀爲儀禮士相見禮「不疑君」之疑。鄭注「疑度之也。」周

禮司服「爲大夫士疑衰。」鄭注：疑之言擬也。釋名釋喪制「疑緹，疑擬也。擬于吉也。」是古人多以疑爲比

擬。論亦謂世儒見鳳麟，比度之爲非恒之鳥獸也。

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盼遂按：「角」上應有「一」字。

指瑞

將爲小人所僉獲也。盼遂按：僉當爲僉，形近而誤。淮南子本經訓僉人之子女。高注：僉繫囚之繫，讀若雞。

知其不爲聖王來也。盼遂按：此句宜改作「知其思慮不能深也。」與上下文方一貫。

龜龍鳳皇同一類也。盼遂按：「鳳皇」疑爲「鳳麟」之誤。上下文屢以「鳳麟」連言。

聖人聖物生于盛衰世

盼遂按：上文累言「衰世」明此盛字衍文。

傳舍人不吉之瑞矣

盼遂按：「舍」當為「主」之誤。

而其子必凶為之至也

盼遂按：「凶」下當有「吉」字。下文「人占則有吉凶矣」正承此文。

是應篇

厨門象生肉足

盼遂按：「象」上脫「木」字。宜依感應篇補。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論衡作「厨門木鳥

生肉足。」古鳥象字形極似。其上亦有木字。若風俗通卷二作「厨人生害害亦肉足，并上株木跳度瀆。」則

又異矣。

匪謂善矣

盼遂按：「匪」疑為「叵」之誤。叵者遂也。後漢書隗囂傳「帝知其終不為用，叵欲討之。」班

超傳「超欲因此叵平諸國。」李賢注：皆云「叵猶遂也。」是後漢人多以叵為遂矣。

治期

則其福祐非德所為也

盼遂按：「非德」二字涉上句「非德所致」而衍。

衰廢非德所能敗也

盼遂按：「敗」當為「救」形近之譌。應上「賢君之德不能消却」之言也。

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時政致何以審之

盼遂按：此數語文義與上下不貫，疑有脫誤。

自然

何以天之自然也。盼遂按：「何以」下脫「一知」字。據下文「何以知天無口目也」句可証。吳氏舉正疑而不能訂補，失之。

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盼遂按：皆本無有爲之「有」衍文。此言「本無爲」故下言「動則有爲也」。孫人和舉正謂無係衍字，非也。

受以王命。盼遂按：說文受相付也。即付與之意。授从受从手，乃後起累增字。

漢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盼遂按：「王夫人」當是「李夫人」之誤。本出亂龍篇紀此事，正作李夫人。漢書外戚傳：「李夫人死，方士少翁致其神。」此仲任所本。惟史記封禪書作王夫人事。後學逕據史記改本文爲王夫人矣。

及穀入地日夜長夫人不能爲也。盼遂按：「夫」當爲「大」之誤。「日夜長大」句絕。

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盼遂按：「舜禹」當爲「虞舜」。聲誤而又倒植也。上下文皆以黃帝堯

舜連言，無與禹事，明禹爲誤矣。下文舜禹承安繼治，舜禹承堯之安二禹字，亦虞之誤。本論語增篇引經曰：上帝引佚謂虞舜也，亦不及禹益，可證此處之失。

感類

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盼遂按：文當是使「以過致旱，不知自責，亦能得雨也。」下文旱不爲

湯至雨不應自責，即總結此文。

金滕曰秋大熟未穫，故天雷雨以悟成王。盼遂按：論衡列舉金滕兩說，後說既爲古文家，則前說決爲今

文家矣。史記魯世家紀此事，亦兩說並舉，而前漢人多從今文家說。如伏生大傳白虎通等惟孔安國本尚書止載管蔡流言一事，鄭康成遵用之，後人遂以古文為定說矣。

傾其拔木偃禾頗為狀耳。
盼遂按：「狀」疑「裝」之脫譌。

今雨俱至。
盼遂按：「雨」上當有「雷」字，故下句言天怒且喜乎。上下文皆以雷雨連言，此不應獨偏舉也。

堯激大風于青丘之野。
盼遂按：「激」當為「微」之誤。淮南本經訓「堯乃使羿微大風于青邱之澤」。

高注：微遮使不為害也。

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
盼遂按：起字蓋涉下文不能復起之起而衍，此文當是「孟賁推人而人仆，接人而人立」。

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盼遂按：「死」當為「所」之誤。草書所作符，與死形近，故也。

書金縢正作所。

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
盼遂按：也字宜在人君下。舊校云：一有也字，所見乃未誤本。

應曰：九齡之夢，難能也。
盼遂按：此九字衍文。蓋係讀是書者之撮要語，誤屬正文也。亟宜刊去。

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
盼遂按：章士釗云：不為衍字。

沉雷雨揚軒轅之聲。
盼遂按：章士釗云：「軒」當為「軒」之誤。

然而桀紂秦葬之地，不以雷電。
盼遂按：「地」當為死形近而誤。

齊世

顧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尺

盼遂按：梁書劉杳傳：「沈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

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

檢，一如杳言。則今本論中作張仲師一丈二尺，乃一尺二寸之誤。上文言巨毋霸長一丈，下言張湯長八尺有

餘，此再舉仲師之長與下文俱在世今或長或短之言不合，故知今本誤也。

儒者之言竟非誤也

盼遂按：「非」疑爲「大」形近而誤。

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

盼遂按：「首」猶「端」也。「章」也。六十四首，六十四章也。春秋左傳魯昭公世，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向盟首焉。杜注：盟首載書之章首也。史記田儻傳：亂通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後

世復以詩一章或文一章爲一首，則此六十四首，非僅言重卦而已，殆斥卦辭爲說也。

檢狎守持

盼遂按：「檢狎」當爲「檢押」。此漢人常語。楊雄法言：君子叙目，憲迪檢押。李軌注：檢押猶隱

括也。漢書雄傳顏注同。

殷王之教以敬

盼遂按：據上文夏后氏之王下文周之王例，則此句應是「殷之王教以敬。」

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

盼遂按：不肯圖三字宜重書。此

本以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爲句，不肯圖今世之士者爲句。上文「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知

當時畫工以秦漢之士爲今世不肯圖也。

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

盼遂按：「禹」爲「舜」之誤字。上下文皆堯舜連言，且禹亦非

禪讓。

宣漢

以帝王興起命祜不同也。盼遂按：「祜」當爲「祐」，形近而譌。

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盼遂按：「三十年而天下平」七字，爲釋上句之語。仲任解經語尾，定有也字，疑此平下脫一也字。

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盼遂按：「代」當爲「世」，此唐人避諱所改，三十年爲一世。故云太平立，以應上文漢興二十餘年三十年而天下平之語。

歷世持平矣。盼遂按：「持平」當是「治平」，論例皆作治平，此亦係唐人避高宗諱而改也。

孝明時雞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盼遂按：「麟」上宜有「麒」字，恢國篇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有麒字。

講瑞上世爲美。盼遂按：「瑞」下疑當有「則」字，與下句論治則古王爲賢相儷。

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願也。盼遂按：「之」字衍文，下文有觀獵不見漁句，則此文當解爲觀者所以樂獵而不見漁者，以其心不願也。

儒者推讀朝夕講習。盼遂按：「推」疑爲「搯」之誤，方言十三抽讀也，抽與搯同字。

孝宣明之瑞美于周之成康宣王。盼遂按：明上亦當有孝字，下句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有孝字可證。

物瑞已極人應訂隆。盼遂按：「訂隆」當是斯降之誤，斯字章草形極與訂近，故遂互誤。此二句本駢儷體，而語詞特工。

今亦天下修仁義遭運氣穀頗不登。盼遂按：「穀頗不登」者，「穀無不登」也。漢人頗字多用作稍少之

義。獨仲任嘗用爲鮮少之義。本篇而外，論死篇能使滅灰更爲然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頗疑，卽無疑也。穀頗不登，與下句迴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正同一語法矣。

古之跌跗今履商烏。盼遂按：「商」疑「絢」之誤，禮書絢屨者多矣。後漢書明帝紀：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屨以行事，明後漢崇絢烏矣。

恢國

項羽惡微號而用兵。盼遂按：論言項羽之惡微小，而羽又號能用兵也。

武王爲西伯襲文王位三郊。盼遂按：唐蘭云：三郊二字衍文。

主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盼遂按：「三」當爲「百」之壞字。後漢書光武紀：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

楚莊王赦鄭伯之罪。盼遂按：東漢避明帝諱莊之字曰嚴，此宜作楚嚴王，而後人回改之。

好酒貫飲。盼遂按：「貫」當爲「貫」，形近而誤。漢書高帝紀：高祖好酒及色，常從王媼，媼式負貫酒。顏注：貫，賁也。此論所本。

酒舍負讎。盼遂按：「負」古音如倍，恒與倍通用。此負讎，卽史記高祖紀所謂每酤留飲酒讎數倍也。

湯起白狼銜鉤

盼遂按：田俛子云：商湯爲天子，有神手素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

論衡初秉以爲王者生稟天命

盼遂按：「秉」當爲「稟」，音近之誤。前卷三有初稟篇。

方今哀牢鄯善諸降附歸德

盼遂按：「諾」當爲「媼」之誤。漢書西域傳：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媼羌。孟康

曰：媼音兒。

今上海思犯奪爵土

盼遂按：「思」當從元本作「恩」，犯疑爲弗音近而誤。上文聖心原之不繩於法，與

此文一例。

唐之晏晏

盼遂按：堯典：文思安安，今作晏晏。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鄭注：寬容覆載，謂之晏。

驩兜之行靖言庸回

盼遂按：今書作「靜言庸違」，違亦回也。

聖哲優者乃立功化

盼遂按：「者」當爲「秀」字之誤也。

第五司空股肱國維

盼遂按：後漢書第五倫傳：肅宗初立，代牟融爲司空。

驗符

十二年詔書曰

盼遂按：十二年三字與上複，疑爲衍文，或二字爲三之誤。

榆柏梅李葉皆洽薄威委流瀝

盼遂按：威委，盛貌，與威蕤同。文選東京賦：羽蓋威蕤，景福殿賦：流羽毛之威

蕤。

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

盼遂按：「宅上」當是「宅土」之誤。上文傳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

本此宅土連文之證。

何令可與無下等乎 盼遂按：令字涉下句令字而衍，或爲「何可令與無下等乎」

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 盼遂按：「語」當爲「結」形近之誤。

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 盼遂按：「芝生」下一「土」字衍。

須頌

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 盼遂按：「傳」當爲「儒」，隸書儒或作傳，故易訛爲傳，下句有拘儒之

說，正斥此儒者也。

或以論爲鑿鍾損三五 盼遂按：三五二字，宜互倒，上下文皆作五三。

莫不褒頌紀載 盼遂按：「莫」當爲「若」之誤。

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 盼遂按：一字疑爲衍文。

今方板之書在竹帛 盼遂按：「方板」當是「方技」之誤。漢時方技之書，包該醫經、經方、房中、神僊四種。

下文云：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知此文爲方技之書明矣。

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 盼遂按：當是某甲某子之方。漢書藝文志：方技略中多言某氏之方，如泰始、黃帝、扁

鵲、俞拊方二十三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等皆是。某甲某子亦漢人常語，抱朴

子鈞世篇弊方以僞題見寶，與此文正同義也。

記奏於郡 盼遂按：依上句上書於國例之，當是「奏記于郡」今互倒。

稱術行能 盼遂按：「術」爲「述」之借字。

時旱禍湛為漢論災

盼遂按：「禍」疑為「偶」之誤。偶與時同意。四諱篇：父母禍死。太平御覽引作「偶

死」亦其証也。

孔子顯三累之行

盼遂按：三累事不知出處。或指殷之三仁而言。罪臣曰累。故屈平漢世稱為湘累。荀子成

相篇云：比干見列箕子累。仲任或師其意，而取三累之名歟。

佚文

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

盼遂按：「古」乃衍字。下文云：文當興于漢之上，應有古字，而訛錯在此。

吏當器辜大不敬謹

盼遂按：「器辜」疑當是「棄市」之誤。器棄音近，辜市形譌也。漢律凡當以大不敬

者棄市。本論正說篇：吏白霜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即此事也。當者，漢書賈誼傳望夷之事，二世見當

如淳曰：決罪曰當。

今上即令詔求亡失

盼遂按：「即令」當為「即命」。宣漢篇，須頌篇，皆有今上即命之文。

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

盼遂按：不字當為亦字之誤。不字與亦，篆隸形近。王氏讀書雜誌左氏傳王亦能

軍條，籀之詳矣。

後人觀之見以正邪

盼遂按：「見以」二字宜互倒。

論衡篇以十數

盼遂按：「十數」二字疑誤。論衡今存八十四篇，合諸闕佚，當近百篇，則此十數，疑當為百

數二字。

論死

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盼遂按：「伸」當作「申」。下句申復，即釋此字。白虎通亦云：神者申也。

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盼遂按：「生人之血」下當有「鬼死人之形」

「五字，今脫。

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其言。盼遂按：上文云殄者死之比也。猶今人所謂假死矣。應劭風俗通卷十：世間

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一目，並引陳國張漢直出行，有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葬在陌上，父

母諸弟，衰經迎喪云：正與論說符合矣。

人之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盼遂按：「矣」字誤，當是「也」字。下句病則惛亂，精神擾也，皆申明之辭，可

據以訂正。

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盼遂按：「呼」爲「呻」誤，又與嗚字誤倒。下文屢見呻嗚二字連文，決此爲誤。

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盼遂按：此文舛譌特甚，幾不可讀，當

是「夫有言者，能使不言。句未有言者死，句能復使之言。句言者死，不能復使之言。句」也。

猶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盼遂按：「氣」當爲「色」，涉下文多氣字而誤。青者物之色，非其氣也，下文

云青青之色，又云死物之色，不能復青，則此氣爲色誤，益足徵。

人夢殺傷人夢殺傷人若爲人所復殺。盼遂按：「夢殺傷人」四字誤重出。若者及也，或也。

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盼遂按：「用」爲「由」之訛字。此文當是「夫夢之精神，由論衡中由死

之精神也。」下文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與此同一文例。

物精奇于人也。盼遂按：精下宜有神字，今脫上句，是反人精神不若物，其証也。本篇精神二字例連用。

死偽

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盼遂按：「死者」當作「貴者」，方與上文相應。

營衛卒使固多衆。盼遂按：多衆二字誤例。

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盼遂按：「諸生」與「會告」四字宜互倒。會告諸生云云者，正承上文

秦之死儒而言也。

不知三王所以與不。盼遂按：「所以」二字爲「許己」之誤，所許聲近，以己形近也。後文不能知三王許

己與不，又云能己三王必許己，正與此文一貫。

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盼遂按：「請」下宜有「命」字，今脫。上文屢言周公請命，可証。

樂懷子曰其爲未卒事于齊故也乎。盼遂按：論例以也代邪，乎字出淺人誤沾。

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盼遂按：「免」當爲「死」，形近之誤。

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盼遂按：「有所知」三字宜重。

伯有見夢曰：至壬寅公孫段死。盼遂按：此五語本在子產對趙景子語所云，而彊死不亦宜乎後，與伯有

殺綱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也驗，二語相接爲一氣。攷本篇舉死偽故事十四則，皆先臚列其事實，加以

申明，而後予以辨駁。獨此文五語爲敘事未畢忽闕入申說，使事實成兩槩，文義爲複出，蓋淺人之失也。孫人

和舉正疑此文爲前節舊注，而竄入正文，或卽兩本字句微異，校者不慎，誤合爲一，亦非也。

公孫段隨馴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盼遂按：「不造本辯」語難索解，疑「辯」爲「辯」之壞字。

武子疾命類曰必嫁是妾。盼遂按：「妾」字疑後人傍注之誤入正文者，是字正承上文嬖妾而言，左宣

十五年傳作必嫁是，無妾字。

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盼遂按：路人之「人」衍字。

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千萬數。盼遂按：「有」字爲「者」之誤，屬上句讀。

慈孝者之心。盼遂按：者字蓋涉孝字之形誤而衍，此慈孝之心，與下句幸冀之意爲僣語也。

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盼遂按：不出果不吉五

字，衍文。見彗星三字，亦衍文。上文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云云，茲涉之而衍也。

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盼遂按：漢書成帝紀：綏和元年詔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

地百里。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光武建武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安爲宋公，以爲漢賓，在三

公土。是成湯在兩漢未嘗放而不祀也。仲任此言殆失攷矣。

夫鯀殛于羽山人知也。盼遂按：夫上應有一曰字，此後爲仲任駁前者之說也。餘十三章皆有曰字，不應此

章獨闕。

使若魯公牛哀化爲虎在故可實也。盼遂按：「虎」字宜重，虎在輿下鯀遠殛人不與之處，爲對文。

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盼遂按：何復不以祀山川句，當爲可復以不祀山川之譌倒，下文可復謂先

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與此同一文法。

不知其爲鴆毒憤，不知殺己者爲誰。盼遂按：憤字衍文，蓋學者習見後節毒憤連文，而加此字于毒字下，不

知其不辭也。

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保其尸骸。盼遂按：必疑爲亡之誤，亡讀若無，若作必則與仲任所立之無鬼論義

違矣。

紀妖

晉平公觴之施夷之基。盼遂按：史記樂書作施惠之基，論作施夷，與韓飛子十過同。

此師延所作淫聲。盼遂按：史記殷本紀：紂使師延涓作新淫聲，楚辭：九懷：惜師延之淫渚兮，王逸章句：師延

殷紂之臣也，爲紂作新聲。洪氏補注引史記亦作師延。

平公恐懼伏于廊室。盼遂按：句尾應依史記韓非補「之間」二字，古者廊下無室，不得云廊室也。

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盼遂按：亡當爲之隸行相近而誤。此言晉平公且病及國且旱之妖也。下

文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是始皇且死之妖，皆與此同例。

有星墜下至地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兮。盼遂按：刻上脫一民字，無民字，則疑于石之自刻也。下文始

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

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盼遂按：「妖」當爲「秋」形之誤也。史記秦始皇紀作秋，可證

孫人和舉正以石妖爲句失之。

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
盼遂按：「勞成山」宜依史記改作「榮成山」或論自尺勞山成山，又省去一山字也。

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
盼遂按：史記始皇紀集解引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此二語蓋風俗通佚文即本仲任

此說。

被酒夜經澤中
盼遂按：「經」當依史記作「徑」，方與下文徑開化爲蛇當徑二徑字相應。

後十三年後高祖過濟北
盼遂按：「後高祖」史記作「從高祖」是也，宜據改。

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
盼遂按：掌文成書，世人恒疑其不經。然兩周之時書體概用古文，爲魯夫人四字當於掌上，作

巛入爲之古文作巛，見說文解字，爲字重文，魯作巛，說文於部，旅之古文作巛，从止从从云，古文以爲魯衛之魯，則爲魯夫人四字，在古文回曲極象掌螺，在隸楷則不肖矣。至若虞之古文作叒，見左傳隱公元年正義所引石經古文，友之古文作友，又作友，篆文作友，又見說文解字又部，友字說解，皆可用掌文說也。

訂鬼

傳曰伯樂學相馬願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
盼遂按：此呂氏春秋

秋精通篇語。

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
盼遂按：「自」當爲「日」字，形近之誤。下文泄于目，目見其形，即承此文。

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
盼遂按：「夫」本當是「妖」，緣脫女旁，徑誤爲夫。

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盼遂按：者下病字爲則之誤。則上又當有其見鬼三字。因冒上文而省爾。凡天地之間氣皆純于天。盼遂按：「純」字當是「統」字之誤。下句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夫有和有，不和，則非純矣。

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盼遂按：「星」當爲「氣」之誤。論正言氣之用，不得闌入星也。

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盼遂按：「如」爲「與」之誤字。下文人及鳥獸並言，上文亦言衆氣之體爲人

與鳥獸，此文不得專斥人而言也。

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人堂室。盼遂按：「人」當爲「入」之誤字。

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盼遂按：「象人」上當有「妖氣」二字，今脫。

世謂童謠焚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盼遂按：古傳焚惑星化爲小兒，下教羣兒淫謔，論以世謂童謠，初焚惑

使之，初彼言有所見也。初蓋上二句世俗所說如此。仲任謂世俗之言，亦有所見，非可盡誣，以後則重申其義

也。孫人和校謂焚惑二字涉下文而衍，當是世謂童謠妖言使人有所見也。其說大非。三國志吳志：孫休永安

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乃焚惑星也。言畢，乃聳身而躍，仰視

之，若曳一匹練，有頃而沒。唐潘炎童謠賦云：焚惑之星兮，列天文降爲童謠兮，告聖君。此皆論文「童謠焚惑

使之」之證也。

言毒

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爲創。

盼遂按：章士釗云：「脈」爲「脰」之形誤。說文肉部：脰，臂瘍也。

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

盼遂按：南郡今湖北荆襄之地，未為極熱，南郡疑為南部之誤。後漢人恒以

州部連言，南部即南方州也。

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

盼遂按：章士釗云：「咸」為「或」之誤，巫之名不盡咸也。

微者疾謂之邊。

盼遂按：微，惡疾也。詩：「巧言篇既微且燼。」爾雅釋訓篇：「疇瘍為微。」孫叔然注：「微燼皆水濕之疾。」

也。本字作微。說文黑部：微，中久雨青黑也。章氏新方言說：古之微，今之楊梅也。

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誤。

盼遂按：章士釗云：「辭」為「采」之聲誤。今按四諱篇：太伯入吳采藥，是其明

證。

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

盼遂按：不使視寢，左傳杜注作「不使見叔向父」，較此明晰。

及范宣子遂懷子殺叔虎。

盼遂按：依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傳：「遂」字為「逐」字之誤。

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盼遂按：毛詩小雅：青蠅作讒人罔極，論引魯詩也。

薄葬篇

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

盼遂按：人下衍「以」字，故與上句不勻。

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

盼遂按：當是非不知其內無益，今本脫一不字，則不通矣。

畏死不懼義。

盼遂按：死字當為鬼字之誤，下句重死不顧生比涉之而誤。

雖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

盼遂按：章士釗云：此下疑有脫文，與上文不銜接。

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

盼遂按：章士釗云：「何差」當是「何義」之誤。

用素物喪民貧耗之

盼遂按：「耗之」當是「耗乏」涉下文危亡之道而誤。

日諱

則史與質雖與今俗入等也

盼遂按：史上脫一「令」字，本篇上下文皆作令史。

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

盼遂按：三面上應有「益」字，與下句相呼應，或益

字本在三面上，西面上無益字，後人誤而倒置耳。

則四面而益宅皆當不祥

盼遂按：「而」當爲「面」之壞字，上文夫宅之四面皆地也，正作四面。

宅家言治宅犯凶神

盼遂按：「言」字疑爲「說」之譌，脫宅下復應有一言字，此句爲宅家說治宅言

犯凶神，以統下文移徙言忌歲月祭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三語也。譌脫後，遂不可究詰矣。

西益主益主不增助

盼遂按：「西益主」當是「西益宅」之誤。西益宅，則爲益主，非益助矣。

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

盼遂按：太史公既下獄室，報少卿書云：「遭遇此禍，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

丘墓乎。」據此，知被刑不上丘墓，自西京而已然也。

甚失至于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柩

盼遂按：甚當爲其字之誤也。下文其失至于不弔鄉黨屍，與此同一文法。

孝者怕入刑辟

盼遂按：怕字用爲懼怕，始見此書，古旨訓爲懼怕。

慙愧先者

盼遂按：先者二字不詞，疑當爲先祖之誤。上文累見先祖字，此正承以爲說。

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

孫詒讓札逸九云：扶當爲核，形近而誤。下文扶穀同。盼遂按：孫說非也，果核在

內不在外，與人之有胞爲不類，今實驗之，扶當爲扶之誤字矣。

且凡人之所惡莫有腐臭

盼遂按：有讀爲愈，同聲之借。

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

盼遂按：日字下應重一日字，八日，謂日月中分，謂之弦，與下文十五日，謂日月相望

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文法一律。

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眞矣

盼遂按：御覽卷二十二引作偶死，是也，宜據改。

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

盼遂按：李匡父資暇錄卷中合醬條云：人

間多取正月晦日合醬，是日偶不暇爲之者，則云時已失，大誤也。案昔者王政趨民，正月作醬，是月以農事未

興之時，俾民乘此閑隙，備一歲調鼎之用，故給云雷鳴不作醬，腹中當鳴，所貴今民不於二三月作醬，恐奪農

時也。今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爲很，亦不須避雷，但向菽趨案當是趨得法否耳。據李氏言，則此風至唐猶

未衰矣。

調時

豈歲月之神怪移徙而咎起功乎

盼遂按：「咎」上疑當有一「不」字，不咎起功之間，正承上文起功之

家，當爲歲所食而來，脫不字則不通矣。

今已酉之家無過于歲月子家起宅

盼遂按：已酉當是酉已之誤例，子家當是子寅之誤字，上文子寅地興

功，則酉已之家見食矣。此處正申明其義。

子宅有爲已酉乃凶

盼遂按：二語當是「子寅有爲，酉已乃凶」，蓋涉上文子宅而誤也。

如口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

盼遂按：「加」下疑當有「時」字，方與下文一致。

如秦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

盼遂按：「秦山」當爲「泰山」之誤。

譏曰

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

盼遂按：「有」當爲「又」聲之誤也。上二句既述舉事吉凶之

驗，此則云於禍福至後，又述前事以懼人，故云又驗矣。

治木以贏尸穿土以埋棺

盼遂按：「贏」當爲「裹」字之展轉而誤也。裹字从衣从果，俗誤作裸，或又改

回裸之正字爲贏，世人少見贏字，因改作贏矣。贏尸不可解，今世猶謂死者入殮爲裹尸，此語蓋自東京而然矣。

卜筮

卜筮之逆占曰大凶

盼遂按：卜字衍文，筮爲一事，卜與占爲一事。著草不可言卜，猶靈龜之不可言筮矣。此

淺人恒見經籍卜筮連文而誤沾也。

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

盼遂按：意林卷三引，無「而」字，下句作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

乎！知此文本作何而知凶，而讀爲能，淺人不知，因誤倒之爾。

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

盼遂按：平而未治，吉而不良，語不可通。疑平爲世之誤字，（平與世草體極

近，）吉爲占之誤字，讀爲疑則謂世未治，或則謂占不良，方與上文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二語相爲

照應也。

辨崇

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居。盼遂按：有犯人「有」疑爲所字之誤，所字草書作「有」極似有也。歸之所犯，與歸之所居，文體亦正相儷也。

使殺人者求吉日書詣吏，罪惟善時入獄繫。盼遂按：「罪」下應有「者」字，今脫制罪者，與上殺人者

相爲對文，且脫一者，於文理亦難通矣。

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盼遂按：「襄」當爲新聲之誤也。史記項羽本紀：楚軍夜坑秦卒二十萬人於新

安城南，從來言坑降卒者，以項羽新安之役與白起長平之事並舉，不聞別有襄安之地也。則此文譌謬，殆無疑義矣。

難歲

盼遂按：此篇文字，譌脫特多，難於鑿理。

其移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盼遂按：「徙」字衍文，之如二字皆訓往，二字連用，疑亦當時術家之

語。下文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又云東西徙若四維徙者，言徙則不言相之，如言相之，如則不言徙，知相之如卽相徙也。則此文徙字爲衍文審矣。

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盼遂按：「南北徙及」四字，蓋涉上文而衍，可字疑亦衍文，下方專

言太歲東之丑地，西之亥地。

在東東位名曰赤縣州。盼遂按：州上本有一「神」字，今脫。

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盼遂按：二折字疑皆衍文，龍虛篇：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亦衍折字。

與此文同誤。

千五百三十九爲一統。盼遂按：依下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字例之，則此三十九下應有一歲字，今

脫。且下文卽云歲猶統元也，所斥之歲，正承此文。

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盼遂按：章士釗云：「甲爲之而復居」六字衍文，是

也。

詰術

數日之術行市亭。盼遂按：行上應有一「亦當」二字，今脫。上文縱言數日之術行于民宅，故此復假設言其

亦當行于市亭間也。下文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與此文法同。

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乙必言子丑。盼遂按：「從」當爲「徙」字之誤也。

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盼遂按：「門北出」當作「門南出」，後人求與上句角姓門南對文而

誤改也。角木南方火也，木生火，故角姓門南向，則安官遷徙宜矣。商金北方水也，金生水，商姓而門北出，則亦

宜安官遷徙。今云失位貶黜于義不合，故決北出當爲南出之誤。南方火賊商姓之金，故商姓門南出，則有貶

黜失位之災也。上父明引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益証此處北出爲南出之誤矣。或云：

商姓爲徵姓之誤，作徵姓門北出與角姓門南對文。然本篇上下文皆言商姓家門，無言徵姓家者，不應此

語獨作徵姓，仍當以商姓門南出爲定也。

解除篇

盼遂按莊子人間世篇云：「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患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郭象注：「巫祝解除解棄此三者。」此解義之初見于古籍者。

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盼遂按：「之」字衍文，蓋涉上文驅逐之時句而衍也。

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盼遂按：「歐」當爲「區」，後人誤沾偏傍。訂鬼篇云：「一居人宮室，區隅溷庫，善驚入小兒。」正作區不作歐也。

地之耳口與人相達乎。盼遂按：「達」當爲「違」字之誤也。上句人不與地相似，此正申明其說也。或謂當爲遠字，則與下文「地之耳遠不相聞也」句不相符。

祀義

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盼遂按：章士釗云：事爲享之字誤。

祭食宜食盡。盼遂按：「宜」下「食」字疑衍。

并竈室中霤皆屬于地。盼遂按：「室」字衍文，下祭意篇「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靈，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此五祀無室之証也。蓋古以中霤代室，中霤者，室之主要處也。

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盼遂按：「是」字下本有「人」字。今脫上文，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

血脉也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下文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復食也，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皆與此同一文法，而並有人字，亟宜據補。

緣先事死示不忘先 盼遂按：「緣先」當是「緣生」，先生形似而誤。

夜姑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 盼遂按：句尾疑當有「罪也」二字，今脫。掌者人名也，上文祝曰夜姑掌，向將事于厲者，蓋夜姑者字，掌者名也，故此云審是掌之罪也。墨子明鬼篇云：觀辜曰鮑幼在

荷襁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彼云觀辜特爲之，與此之掌之罪也同意。

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 盼遂按：「不見享」當是「見不享」。

祭意

祭意

樹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

盼遂按：樹當爲禮之形誤，此數語見禮記曲禮

下及王制禮運亦略有其文。

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霤之功 盼遂按：「室」字衍文，淺人以中霤屬室而誤沾也，下文申之曰：「門戶人

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言五者而不及室，則此室字宜刪明矣。

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 盼遂按：「周棄」疑當爲「周書」之誤，此事見左氏昭公二十

九年傳及普語二爲晋太史蔡墨對魏然子語，皆周時書也。

實能金大水反 盼遂按：「大」字「反」字皆誤，而叙次亦倒，宜依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改作實能金木

及水，爲是下文「使書爲句遺此木正也，該爲蓐收此金正也，修及熙爲亥冥此二子相代爲水正也。」若今

本木誤作大，則三正亦無所着處矣。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盼遂按：左傳魯語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柱」與論衡同，惟禮記祭法作「農」

左傳正義引劉炫曰：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也。

曰司命日中靈

盼遂按：「中靈」爲「中霽」之誤。

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

盼遂按：漢書郊祀志：「高祖二年冬立黑帝祠，後四歲，令豐治枌榆社等，其後

二歲，令天下立靈星祠。」是高祖立靈星祠爲八年事。後漢書祭祀志作八年是也。論衡蓋誤讀漢書後四歲

之語，因謂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大非，迨應仲遠作風俗通，八卷亦沿充誤，謂爲高帝四年，所宜糾正。

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

盼遂按：春求實不得云再祀，此蓋「春」下脫「求雨秋」三字。春求雨者，下

文所謂龍星二月見，則雲祈穀雨也。秋求實者，下文所謂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雲祈穀實也。上文亦總言雲之

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

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

盼遂按：此亦音轉之理。昔嘗著淮南許注漢語疏要略篇注中國以鬼神之亡

日爲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一條，詳其條理，今遂錄之。

要略篇撮合開塞，各有龍忌，許註中國以鬼神之亡日爲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盼遂按：請龍二字

無義，龍當爲靈之借。張平子南都賦赤靈解角，李注赤靈，赤龍也。蔡邕獨斷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漢書郊

祀志立靈星祠，顏注引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此皆龍靈通用之證。又按詩周頌絲衣序高子

曰：靈星之尸也。風俗通辰之神爲靈星，亦皆借靈爲龍，謂東宮倉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也。故胡越語得

轉靈作龍，謂請靈爲請龍矣。靈者本汎有鬼神。大戴禮尸子風俗通楚辭注中國謂鬼神忌日，胡越謂爲請

靈文義寔同，惟聞轉作龍，因難知耳。墨子貴義篇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行。孫仲容間詁引許君此注說曰：按墨子遇日者以五色之龍定吉凶，疑卽所謂龍忌。許君請應之說，未詳所出，恐非吉術也。孫氏蓋不知淮南龍忌之爲靈忌，請龍之爲請靈，故有是說。實是龍僅爲天地間神祇之一，未能代表諸神也。

季子以當使于上國未之許與。盼遂按：「之」字爲「心」之誤。漢人書法之作之，與心之隸書極形似，故易致誤。此句本當爲心許未與，故下文得云前已心許之矣。自心誤爲之，淺人因改成今文矣。

其恩猶季之帶劍于樹也。盼遂按：「季」下脫「子」字，論例稱季子。

實知

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盼遂按：「見始皇仲舒」五字衍，此本爲孔子或

時但言云云，論不謂孔子與始皇仲舒見也。鈔胥見下文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及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諸語，因筆誤此五字于此爾。

崩于沙邱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盼遂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至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乃遂上泰山，是始皇未嘗不至魯也。仲任從史記三十七年之事，爲說疏矣。」

還過從江乘。盼遂按：始皇本紀「過」下有「吳」字，「乘」下有「渡」字，並宜據補。

行事文記譎常人言耳。盼遂按：章士釗云：「譎」當讀爲「述」。蓋譎與述同聲，述又與述古通用也。

緣象箸見龍干之患。盼遂按：「干」當爲「肝」字偏傍之脫也。龍虛篇云：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正與此同一事也。

嚴襄王母夏太后夢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于范陵。盼遂按：依史記呂不韋

傳「夢」爲「薨」之誤。「與文王」是「與孝文王」之誤。「夏太后嚴襄王」是「夏太后子嚴襄王」之誤。「范陵」是「芒陽」之誤，皆宜據之訂正。

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盼遂按：史記樗里子傳作卒于昭王七年。

樗里子之見天子挾其墓。盼遂按：「天子」下脫「一宮」字，文前累言天子宮。

樗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盼遂按：「王」當爲「土」之誤。

夫項託七歲教孔子。盼遂按：戰國策秦策五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淮南子修務說林皆作項

橐論，此文作項託，與漢書董仲舒傳孟康注同，蓋古託橐音同。

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罪乎。盼遂按：「人」上疑當有一「聖」字，今脫。上文「使聖人

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與此正同一文法。

不達視聽遙見流日以祭之也。盼遂按：「聽」字涉下文聽聲有術而衍，蓋達視遙見，同爲駢詞，知實篇云：

又不能達視遙見，可據以正。

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盼遂按：「二十」下疑本有「五」字，今脫。宋書符瑞志作孕二十五

月而生，宜據補。論文亦言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亦于二十五月爲合。

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盼遂按：「十八」疑當爲「三十」之誤。下文云：定攷實顏淵年

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則此不應爲十八明矣。書虛篇：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紫白馬，顏淵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據顏子死年三十餘，則此應作三十，不作十八，又其一証矣。

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盼遂按：衍「何」字，遂與下文義相違。

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盼遂按：齊世篇引：傳夏后氏之王教以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之王

教以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若忠，即此文質三教之說也。白

虎通德論有三教篇引樂緯稽耀嘉顏回問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捕敗政，靡敝溷濁，謂之治。舜之

承堯，無爲易也。

可思而愚夫能開精。盼遂按：「而」字下疑本有「知」字，今脫。下句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與此爲

對文，而有知字，宜據以補知字。

見說善解結無有不可解。盼遂按：見說疑爲人名，乃古之善解結者，故與下文聖人爲對語。又按結無有

不可解，衍「有」字，下文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其例也。

知實

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盼遂按：「人至」當是「門人至」，上文累言門人，此承其文。

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盼遂按：「爲人法也」四字疑涉下文累言爲人法而衍。仲任引論

語子入太廟事，所以証孔子不能先知，有時須問乃知，並非故加問難，以身作則，下文或人駁難之辭，乃言孔

子太廟之事實，已知而復問，所以爲人法也。此實與論義大相舛忤，淺人不察，徑因下文沾此四字，致與文理有違，亟宜刊除。

以當見實已知爲復問爲人法。盼遂按：自此語至下文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凡三十二字，乃或人辨難仲

任子入太廟之事，頗疑文端本有一「或」字，而今脫也。又按自孔子知五經門人從之學以下，則仲任解答或人之辭也，揆之文法物理，必如此而後此文可通，特褻譌已久，則無證佐，姑作此大膽之假設耳。

疑乃當問邪。盼遂按：「邪」當爲「也」之誤，論中邪也二字雖互用，然疑問之邪可作也，而肯定之也不

可作邪，則此文出淺人所改，明矣。

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洎孫。盼遂按：「洎」當爲「泊」，形近而誤。泊今之薄字，說文解字作栢，在心部，注云：

憺也，此薄之本字。

閉館關舍不得頓賓之執計則必不往。盼遂按：「賓」下疑當重賓字，屬下句讀。

死兆見舍卜還豎絕纜筆定書。盼遂按：「絕」字疑衍，涉上下文多絕字而然。

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盼遂按：「聞」疑當爲「聞」字之誤也，問亦非也。論語先進篇子曰：孝哉閔子

騫人不聞于其母，父昆弟之言，集解陳羣曰：人不得有非問之言。

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盼遂按：「不」字疑涉上下文而衍，此文正申論聖人不能先知，故云周公見

意難知，故卜而合兆，今衍一不字，則文義乖違矣。

管曰子邪言伐莒對日然。盼遂按：「管」下應有一「仲」字，今脫，本篇例稱管仲。

君口垂不險所言莒也。盼遂按：「險」字不見于說文，唯徐鉉定新附字有之，云喙險魚口上見也，然與此

處文義不符，疑險當爲唵之聲借。管子小問篇載此事，作開而不闔。呂氏春秋重言篇作呿而不唵。說苑權謀篇作吁而不吟。顏氏家訓音辭篇作開而不閉。諸書皆謂管仲張口言高，此獨稱口垂不唵，故決斯爲誤也。又按此四字或本作口險不垂，與別家相同，後人或疑其與今讀不合。（古讀莒或侈口音，今讀極閉口音）而誤顛亂之也。

客謂髡曰固也。盼遂按：「髡」字宜重。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傳有二髡字，宜據補。

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盼遂按：史記周昌傳集解引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

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盼遂按：善商而巧意，或當是善意而巧商之誤倒也。上文巧商而善意，

廣見而多記，又云君子善謀，小人善意，下文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皆以善意巧商各爲駢詞，知此文爲誤也。

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盼遂按：論語子罕篇

孔安國注：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荀子堯問篇：然則荀卿懷將聖之心，蒙佯狂之色，亦謂將聖爲大聖，皆與論衡說異，疑仲任引齊論語也。

田詘之言爲易聖。盼遂按：「爲易聖」三字，當倒作「爲聖易」。此斥上文田詘爲聖易之議也。論衡凡駁

正他人之語，例皆遠疊前文，此亦宜然。

田詘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詘之言爲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盼遂按：能成田詘之言爲易

未必能，凡十一字，疑當係衍文。此文本爲田詘之言爲聖易，未必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文義暢適，與上下相貫，若個書使成兩蹊矣。

賢可學爲勞佚殊。盼遂按：「賢」當爲「聖」之誤字。論正詰駁田訓學聖易之非，故此處全就聖人爲說，茲獨作賢明爲字誤。

定賢

故名多生于知謝毀多失于衆意。盼遂按：章士釗云：「意」當爲「愛」之誤。古愛作忝，與意形近也。而知

謝又與衆愛互倒，本作名多生于衆愛，毀多失于知謝，于文方合。

不知譽此人也者賢。盼遂按：「也」字疑應在賢字下，本作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方與下句毀此人者，惡也。

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三句一律。三也字，皆爲問詞，與邪字通。

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盼遂按：次「或」字衍文，此處本以或尊貴而爲利好士下客折節侯賢凡十

四爲一事，闌入一或字，則斷爲兩際不可通矣。

又難可以姦聲感。盼遂按：今人高魁光依藝文類聚校改又爲夫是也。

今又但取刀劍恒銅鉤之屬切唐以響日。盼遂按：「又」當爲「人」之誤字，以言又則上無所承也。恒字

疑涉下字恒非聖賢而衍。率性篇：今妄以刀劍之鉤刃依孫論摩拭朗白，仰以向日，亦得火焉。亂龍篇：今妄取

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二文皆無恒字，足証此文之衍。

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盼遂按：「賞」字疑爲衍文。「功」字上脫「一」是「一」字。本作是功不可以效賢一

也。與下文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文法一致。

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盼遂按：亡將爲蓋洵連綿字與南朝諸人所習之將亡義同。

翔而有集。盼遂按：「有」當爲「后」之誤，隸書有與后形極近似，后古通後。

色斯而舉。盼遂按：二語見論語鄉黨篇。東漢文辭率以色斯二字連用，碑版中尤習見，如議郎元寶碑：翻翥

色斯，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揚，翻然高絜，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皆其証也。

齊詹問于晏子曰。盼遂按：劉向新序雜事作齊侯問疑，此「詹」爲「侯」之形誤。

可得筆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盼遂按：章士釗云：「筆」字當爲「筭」之形誤，是也。

惡至大筆弗能數至多斗斛弗能。盼遂按：惡至大不可解，疑惡爲物之聲誤，北音誤讀如惡，而致譌耳。惡與

數爲對文，筆字宜依章說改爲筭。

及大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盼遂按：「故民」當爲「民故」之誤倒。

故字屬下句讀，次及字疑。句端及字而衍。

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盼遂按：「多」字疑當爲「已」之誤字，漢隸多字與已字恒相

似。談天篇：女媧多前，多又爲已之誤，皆因形近而致。

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盼遂按：「苟」上應有「以」字，今脫。

材策越疆之士。盼遂按：材當爲杖之誤字，杖者持也，與上句舉檐對文。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

遂杖策而去。（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引）後漢書鄧禹傳：「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于鄴。」此杖

策之事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古之策殆猶今之手杖矣。」

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盼遂按：次「遺」字涉上句而誤，此封完書不遺句承郵人之過

書而言，教審令不誤，承門者之傳教而言也。

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
守平爲對文。
盼遂按：「功」當爲「攻」同聲而誤。攻彊者，據韓信戰陳之事爲說也。攻彊與

辯于口言甘辭巧爲賢乎
盼遂按：句端脫一「以」字。上文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以委國去位棄富貴

就貧殘爲賢乎，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爲賢乎，以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以通覽古今秘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以權詐卓譎爲將兵御衆爲賢乎，下文以敏于筆文墨兩集爲賢乎，以敏于賦頌爲弘麗之文爲賢乎，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凡十一問，皆有以字，以領起全句，此獨否者，明爲脫誤。

太史公序累以湯爲酷
盼遂按：「太史公序累」五字，疑爲太史公史記之別名。道虛篇云：太史公記誅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是又名史記爲太史公記誅矣。（果與誅古字通段。）惟超奇案書對作等篇，則又作太史公書，亦不一致。

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
盼遂按：二語出淮南子齊俗訓。

夫內非外飭是世以爲賢
盼遂按：「飭」字涉上文內非而外以才能飭之，致衍。下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此外是與彼內是爲對文。

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是正之知
盼遂按：「堂」下疑脫一「室」字，此承上文管子滿堂滿室而言，下文又言君子言堂室，安能滿皆堂室連言。

如非正是人之乖刺異安得爲滿
盼遂按：「異」字疑出衍文，或即乖刺之傍注而誤入也。如非正是者，指言說，易繫辭：「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云，况其邇者乎。」與論義正同。

正說

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 盼遂按：隋書經籍志云：及秦焚書周易獨以下

策得存，唯失說卦三篇。知論所云逸易者，卽今說卦三篇也。唯論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蓋說卦本合

序卦雜卦而爲一篇，故韓康伯注本及唐石經仍以說卦序卦雜卦爲一卷。後人猥稱爲三篇，實不足究。逸書

一篇，則自來認爲太誓。隋書經籍志及經典釋文叙錄皆明言之，可云無疑。惟逸禮一篇，究不能知爲某本某

章，姑存疑而已。

至孝景皇帝時魯共王毀孔子教授堂以爲殿 盼遂按：「孝景皇帝」爲「孝武皇帝」之誤。案書篇亦云：

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決此景字爲誤。

徵爲古文尙書學東海張霸 盼遂按：漢書儒林傳及經典釋文叙錄並作東萊張宿，考東萊郡與東海郡非

一地，疑論衡誤也。

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 盼遂按：二十四年宜依史記秦始皇本紀改作三十四年。

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 盼遂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

守尉雜燒之。」明此作諸書爲誤，宜據改。

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 盼遂按：「諸家」爲「詩家」之誤。上文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

經不燔焉，此正詰難其說，故專言詩家之書也。

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盼遂按：次「謂」字爲「詩」字之誤，而又與經字互倒。此文本爲見言詩

書，則獨謂詩經之書矣，蓋此段專駁或人秦焚詩經之言，應與上文相照也。

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按：上曰字當爲四字之誤，而又與

斗字互倒。孔叢子連叢上：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云：且曩所謂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

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洛書乃自百篇耶？是太誓未出以前，尙書學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

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盼遂按：上「章句」二字疑爲「意也」之誤，本爲猶有意也，有章句

也，故下文申之曰：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文，証此章當爲意之誤矣。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二

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盼遂按：楊子法言，孝至篇：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說者謂子

雲豫漢祚應享四百五十二歲故云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仲任引春秋說二百四十二年爲赤制之中數，意其

時緯候之學必盛此種傳說。又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人語之曰：公子系十二爲期，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

事，妄引讖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赤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是論衡

所引春秋赤制中數之說，必本于符命讖記之事矣。

夫春秋實及言夏。盼遂按：「及」疑當爲「冬」之誤字，古冬與及字形極近，冬與言又互倒。

秦起于秦漢興于漢中故曰猶秦漢。盼遂按：「猶」字疑涉上下文多猶字而衍。

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盼遂按：亡新非莽初起之稱，此後漢人沿習已久，仲任語焉不察爾。

聖成事舜難知佞。盼遂按：「聖」衍字，成事，猶故事也，論中不少概見。

書解

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

盼遂按：「折疑」當作「析」形近而誤，析與別，文意相應。

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為相賦玄不工籍答曰

盼遂按：「籍」字疑當在句首使字上，籍亦使也。

鈔脊誤置于此，亟宜更正。

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

盼遂按：下「有」字錯簡，本作身有不暇徇也。

人委其篇章專為政治

盼遂按：攻當為政之誤，案書篇劉子攻作劉子攻，誤與此同。政治本連文，無形篇物

之變隨氣，若應政治，即一例矣。

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

盼遂按：「二」字疑皆當為「辜」之字誤。「違屬」疑當為

「連屬」亦形似之誤。此文本作「如」不作「書」猶蒙此辜，句辜之禍人，古今連屬。

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才極不復能有為也

盼遂按：「如」當為「始」之譌脫。

作書者古今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違聖人之質

盼遂按：「夫」當為「失」之脫壞。傳疑當在經之下，

此文本為各穿鑿失經傳之實，違聖人之質。

伏生之休抱經探藏

盼遂按：「休」當為「徒」之壞字。伏生之徒，謂張蒼申公田何諸人是矣。

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盼遂按：「初」疑當為「仍」之形誤。既言師師相傳，不得云初為

章句。上文議說章句者，不知求解扣，明此云師師即章句師也。

案書

劉子政玩美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

盼遂按：此二語本于桓譚新論，馬總意林引新論之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仲任正本斯文，又案子政習左氏傳，漢書劉向傳所不載，唯言向治穀梁學而已，恐傳出自其子子駿之意，故削去左氏之學。君山之言，或反屬實錄也。

陳元言訥范叔章誦 盼遂按：「訥」疑當爲「納」，涉上言字而誤。後漢書陳元傳：建武初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詣闕上疏爭之，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此論所謂陳元言納范叔章誦之事也。言納者，言見採納也。

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 盼遂按：「返」本爲「反」，涉違字而誤沾是也。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盼遂按：「實書」疑當作「寶書」，古稱良史爲寶書。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 盼遂按：史記張儀傳：「儀說楚王曰：蘇秦與燕王謀破齊，入齊，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是儀所說與蘇秦傳齊大夫爭寵，而刺秦者殊遠矣。儀知各審 盼遂按：章士釗云：「各」當爲「秦」之誤字。

文術之威銘

盼遂按：威銘者，函銘也。枕函杖函，劍函皆可謂之威矣。周禮秋官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威。鄭玄注：威，讀爲函，老臣杖于朝，有司以此函藏之。此威銘卽函銘之說也。昔武王有帶銘杖銘。

杖威。鄭玄注：威，讀爲函，老臣杖于朝，有司以此函藏之。此威銘卽函銘之說也。昔武王有帶銘杖銘。

大戴禮記 踐非篇

後漢李尤有經襍銘藝文類聚五十五引匱匣銘太平御覽七百十四引與咸銘之意尤近。或謂咸為箴之壞體，不如此不破字之為愈也。

今尙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傳毅之徒。盼遂按：令下疑當有史字，蘭臺令為長吏，史則其屬員，未可混而一。

之也。後漢書楊終傳：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傳毅傳：建中初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二人皆未嘗為蘭臺令也。

六略之錄萬三千篇。盼遂按：漢書藝文志云：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然嘗實考算之，得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篇，則仲任所說萬三千篇之數較相近也。

對作

聖人作經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盼遂按：「者」當為「著」之形殘，著傳記與作經藝

對文，匡濟薄俗以下所以言其效也。

故采求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盼遂按：「求」字涉「采」字，形近而衍。

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盼遂按：「也」字疑當在第一俗字下，其第二俗字屬下句讀，文本為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也，俗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

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盼遂按：「華文」下當有「不」字，今脫，上句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與

此句為駢偶也。

惻怛發心恐土之危也。盼遂按：「土」為「上」之誤字，幸遇篇紀此事云：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

呼車有救危之義。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于心，彼云君與此云上，文義正同。

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

盼遂按：「姦」與「露」直實同列，則姦非惡詞，下文被棺斂者不省，

奉送藏者不約，爲明器者不姦，又以姦與約省同用，自紀篇言姦辭簡指趣妙遠，又以姦與簡同用，然則姦殆即簡約直實言無華澤之意矣。

今作書者猶書奏記

盼遂按：「猶」下疑脫一「上」字，上句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以上書，奏記

四字爲詞，此承姦其文也。

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

盼遂按：二奏字蓋衍其一，奏記句絕。

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

盼遂按：「上書」二字誤重，當刪去其一。

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

盼遂按：此二語見桓寬鹽鐵論相刺篇。

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

盼遂按：「州」字疑涉上句之尾州字而衍。

伯余之衣以避寒暑

盼遂按：淮南子記論訓伯余之作衣也。高注伯余黃帝臣，引世本曰伯余制衣裳。

雖作無害也，難無害何補

盼遂按：二語間有脫文，文義不相承。

論衡實事疾，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

盼遂按：盛褒今無可考，惟盛褒名義與須頌，蓋亦姊妹

篇之亡佚者，能聖實聖，姊妹篇之全佚者。須頌答佞覺佞同見答佞篇，今覺佞無考，此姊妹篇之偏佚者。

自紀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一姓孫

盼遂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元帝初元三年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蕭望之傳

有丞相司直龔延壽，是李延壽一姓龔，二人二姓，殆兩京時有此風尚歟。

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

盼遂按：孫氏札遜校云：元本「末」作「本」，疑當為「卒」之誤。孫校非也。末

字不誤。末者對上在會稽橫道殺傷在錢唐任氣滋甚為言，故云末以言後日之事也。

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

盼遂按：後漢書宦者傳：競欲咀嚼，造作飛條。章懷太子注：飛條飛書也。按猶如今

世之匿名信，明季之沒名揭帖矣。

為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

盼遂按：史記孔子世家：魯定公時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十年

春及齊平，孔子攝相事。此仲任所謂司空相國之事也。

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

盼遂按：小雅之雅，古祇作牙，小兒之稱也。後漢書崔駰傳云：甘羅以童

牙而報趙，章懷太子注：童牙謂幼小也。後加子旁作孺。集韻：吳人呼赤子曰孺子，牙與吾古同音，故古籍亦作

吾子。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房玄齡注：吾子謂小男小女也。今中國江淮之域尚多呼小兒為小牙

者，論衡之小雅自係當時之習語矣。

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為深淺之差。

盼遂按：銓當為輗，形近之誤。猶下文論訂之訛為鈴釘也。輗者說文

車部云：輗，蕃車下庫輪也。由庫輪引申為凡庫小之義。莊子外物篇：而後世輗人諷說之徒，輗人謂小人也。論

以輗材與賢聖相對，故下文云有深淺之差。

豈材有淺極不能為覆。

盼遂按：「覆」上疑脫一「深」字，下文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為深覆，此深覆連

文之證，而又上承此文，明此文為脫誤矣。

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魚腹，其隱乎猶。

盼遂按：「其隱乎猶」當是「其猶隱乎」之誤倒。

及出莢露猶玉剖珠出乎盼遂按：「莢」字不見于字書，疑爲「核」字之誤。核露者，顯著之義。

醜垢重襲而覆部盼遂按：章士釗云：覆部駢訛部古通作部，易豐部豐其部。王弼注：部覆障礙光明之物也。

此覆部與易注同意。

賢者欣頌愚者逃頓盼遂按：章士釗云：逃頓即逃遜，本書遜字鈍字均以頓爲之。

今新書既在論警說以爲辰盼遂按：爲疑當是譌或僞之形殘。

蕭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盼遂按：寡當是要之形誤，要言無多者，與華文無寡爲對文，猶何晏贊管輅曰：可

謂要言不煩之意矣。

蓋文多勝寡財寡勝貧盼遂按：次「寡」字當爲「富」字之誤。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引論衡作文衆勝寡

財富愈貧，尙屬未誤之本。

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盼遂按：漢志藝文志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儒家董仲舒一百

二十三篇。

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盼遂按：論衡今存八十五篇，招致一篇有錄無書，今云吾書出百，而佚文篇亦云

論衡篇以百數。百今本訛爲十絕不合于情實。蓋不計佚篇論衡已出八十矣。此其佚篇最少亦應在十五以上矣。今考論衡佚篇見于本書

中者有覺佞篇（答佞篇故覺佞之篇曰云云）有能聖篇（有實聖篇）（須頌篇云：能聖實聖所以興也）有

盛衰篇（對作篇云：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衰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齊世等五篇見存論中，

則盛衰爲篇名無疑）又西陽雜俎卷十石駝湯條云：拘夷國北山有石駝湯水，湯下以金銀銅鐵瓦木等器

盛之，皆漏，以掌盛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落盡得仙，出論衡。考此段文義，似仍出于上舉五篇

之外，則論衡佚篇，其多可見。仲任所云，吾書數纔出百及云篇以百數，蓋皆信史，非妄語也。

文孰常在有以放賢。盼遂按：章士釗云：「孰疑」當爲「族聲」之誤也。孰與族疊韻。今按章說孰爲族誤是也。至謂本于疊韻則非也。廣韻族孰雖同在四聲一屋，然疊韻相借古籍罕見。母寧謂本于雙聲。族爲昨木切，孰爲殊六切，同爲齒音，故得相段。

母驪犢駢無害犧牲

盼遂按：母驪犢駢一語蓋本論語犁牛之子驪且角，惟犁作驪，與何晏所據本異。皇侃

疏：犁或音梨，謂耕牛。陸氏釋文：犁又力兮反，耕犁之牛也。不破字之說也。若何注犁雜文，則與仲任之意符矣。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

盼遂按：馬總意林引作：「充章和二年徙家

避難。」太平御覽六百二引作：「充以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揚子州，丹陽入爲治中。」據二書則避下應有難

字，宜補入。唯元和三年作章和二年，則非是。下文云：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元和三年至章和二年凡

歷三載，故云歷年，若既亦章和二年，安得歷年復至章和二年耶？此亦文理所不許，故決意林御覽爲誤也。

章和二年罷州家居

盼遂按：御覽引作章和三年，非是。攷漢章帝章和止二年，無三年，此緣御覽既譌元和

三年爲章和二年，則不得不改此爲三年。

曆數冉冉庚辛域際

盼遂按：庚辛者，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十三年辛丑，時王君年七十四五，蓋章和二年，

王君年漸七十，明此庚辛，當和帝晚年矣。

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

盼遂按：意林引作六十篇，非也。

適食則酒

盼遂按：「則」當爲「節」聲之誤也。古則與卽同聲通用。

曲陽金石簡明目錄

高子珍

凡例

- 一、本書專列曲陽一縣金石，無論存佚，俱皆收錄。
- 一、本書所列金石係以時代爲次。
- 一、本書所列金石目，係參照原碑題額，及各金石書籍著錄所列，斟酌而定。
- 一、本書先列金石目，次列書體，年月，附注西元，次撰書題額人姓名，次今所在地，及見於著錄書名。
- 一、金石上所列姓名年月有疑惑或關考證之處，均附加案語，以辨證之。
- 一、碑陰碑側題名，案金石萃編皆附於原碑之後，茲既依時代排列，復各撮錄題名，附原碑後，系以西元，以便檢尋。
- 一、凡題名於他碑刻者俱低格寫，以示與原碑有別。
- 一、凡已佚金石，俱於原題目下注明之，其現在者即不復注。
- 一、凡已佚金石，則先引其見於各金石書中原文，次就鄙意，略加辨證。
- 一、本書雖名爲簡明目錄，而所有一邑金石，俱已著錄，倘欲考曲陽文獻，即此區區，儘可按圖索驥，藉資參考。
- 一、本書凡分三卷，以漢晉至五代爲上卷，宋金元爲中卷，明以後爲下卷。（編者案，茲先發表上卷，餘待續。）

漢晉魏

漢恒山下廟碑

年月碑文均無考，金石考載入北魏，畿輔通志據水經注及顧炎武北嶽廟辨定為漢時所立，因載諸首篇，為曲陽金石之冠。

漢北嶽恒山碑

集古錄跋尾云：右碑文字殘滅尤甚，未詳其所載何事。第其隱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為漢碑耳。其文斷續，不可次序。集古錄目云：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文字磨滅。金石林時地考云：在曲陽。京畿金石考引天下金石志文，並云：或以為蔡有鄰書者非。金石錄云：即三公山碑。漢隸字原，隸辨亦云然。畿輔通志曾辨其誤，并據集古錄列之曲陽。

晉北嶽祠堂頌

金石目錄云：泰始六年立。公二七〇。京畿金石考亦著錄之。

北魏恒山銘

魏書世祖本紀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幸中山。二月，車駕至於恒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公四四三。案此銘無傳，諸金石家亦未著錄之，刊石亦已久佚矣。

魏王盛碑

正書額題：大魏故中山太守王府君之碑。年月已泐。

案此碑舊在縣治東王家屯村王氏塋中，今移置北嶽廟內。文已漫漶，可辨者不過數十字。同鄉陳錫之先生藏有舊拓本，尚存百六十三字，文亦不甚聯屬。此碑既不見於諸家著錄，縣志亦遺而未載，茲據康氏廣藝舟雙楫收列於興和三年。公五四一。

北齊

北齊江阿歡造觀音像記

金石分域編云：正書，天保六年。公五五五。六月二十五日。在城內大寺。

案曲陽永濟寺俗名大寺，在縣城內東北隅。其寺現存後殿三楹，餘

已傾圮，此記已佚矣。

北齊造珉像題名

寶刻叢編云：天保七年。公五五六。立石府城內奉恩寺二門上。

京畿金石考云：寶刻叢編引訪碑錄云：在曲陽。畿輔碑目亦列於曲陽。惟考曲

陽各寺，並無奉恩之名。今不知此石所在，姑錄之以俟考。

北齊恒山義七級碑 佚

京畿金石考云：不著書撰人名氏。

案此碑不見於他家著錄，今縣內亦不聞有此碑，想已久佚矣。

尼法元等造思維像記 佚

金石分域編云：正書，今爲正定太守沈滄所藏。

續寰宇訪碑錄云：武平四年五月十七日。公五七六。

直隸曲陽。

魏故定州刺史邱珍碑

八分書，北齊後主武平五年二月。公五七七。

在縣治東里許邱壘氏中。

金石錄目、通志、金石略、金石分域編，求是齋藏碑目，俱著錄之。

案額題：「魏故侍中散騎常侍定州刺史司空鄒公之碑。」廣藝舟雙楫作

鄒珍碑誤。

隋

燕川寺石佛刻字

隋開皇八年四月八日。公五八八。造像。

在縣北四十五里燕川寺內白石佛小像背座上。

黃山石刻

妙法蓮華經

觀世音菩薩品經 以上俱在正面

八分書隋開皇十三年二月八日刊。公五九三

平津讀碑續記京畿金石考金石分域編俱著錄之。案分域編誤作開皇十五年黃氏畿輔志因之且列於行唐不知少容山即黃山固在曲

陽境內也。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戒經 在四面

分書無年月。題曰龜主定州城內賈凡母蘇爲七世先亡現在眷屬法界衆生供養。

口口千佛名經。在北東兩面

別附五十三佛名餘皆南無佛名連前五十三名共八百七十二佛名。末題曰龜主祖周使持節少師大將軍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總

管贈齊濟滑襄膠五州刺史蜀郡開國公伯儻父金州刺史仲義孫定州司兵參軍事韓長秀。無年月。案以上刻經字跡大小不一書

法亦優劣不同必非一時所刻。西面又一段與諸經刻法俱同而書法稍弱其題字較大正文已多漫漶不識爲何經惟中有日光二字日作〇

爲武后所造字以此知爲唐人所刻。俗則概稱爲「開皇石經」。

恒嶽寺舍利塔碑 佚

集古錄自云：隸書不著撰人名氏。文帝仁壽元年。公六〇一。建舍利塔於恒嶽寺。大業元年。公六〇五。長史張果等立碑。金石錄金石略俱著錄

之。

唐

鎮嶽靈仙寺碑 佚

金石錄目云：薛收撰正書無姓名貞觀元年。公六二七。立。

京畿金石考云：在曲陽，見寶刻叢編。案曲陽並無靈仙寺，黃氏撰畿輔志亦列之曲陽，今亦不能辨其在何處。

恒嶽嶺路銘

集古錄目云：深澤處士張克篤撰，恒嶽處士書。碑以調露二年二月立。公六八〇。寶刻類編云：真字。金石錄目謂：無書撰人姓名，似未見此

石。京畿金石考，畿輔碑目，俱著錄之。黃氏撰畿輔志既據碑目列於曲陽，又載入井陘。

武崇基造塔記

行書，武后延載元年七月十五日。公六九四。楊昭睿撰，孫思憲書。在南面。

造塔題名 在北面

案此記在縣治南門外鎮岳觀前石塔下層。正文題名俱行書，字頗秀整，惜多殘缺。諸家俱未收，舊志亦未載。陳君錫之贈予舊拓兩紙，因錄存之。

唐北嶽府君碑

行書，額正書，開元九年三月十六日。公七二一。韋虛心撰，陳懷志書。在北嶽廟內。

金石錄目，蒼潤軒帖跋，金石文字記，瀋研堂金石文目錄，金石萃編，宜祿堂金石記，京畿金石考，寰宇訪碑錄，平津讀碑記，金石分域編，八瓊室

金石補正，俱著錄之。

附碑陰題名目

金石文字記云：曲陽縣北嶽廟中有唐時大碑五，碑陰及兩旁刻字皆滿，大率皆祭嶽題名，亦有宋人刻字。案此碑與張嘉貞碑，鄭子春碑，李基碑，劉端碑，及宋王禹偁碑，陳彭年碑，韓琦碑，有唐宋人題名頗多，金石家亦多著錄之。茲既依時代分列於後，復各撮錄其目，附原碑下，系以公元，以便檢尋。

鄭放等題名

李重題北嶽廟詩。

高述等題名 公八〇八

周載題名 公八一五

鄭志等題名 公八一六

薛鍔等題名 公八三一

薛嗣立等題名 公八三三

薛嗣立等題名 公八三四

薛襄等題名 公八四〇

陳去疾題名 公八四四

薛襄秋祭題名 公八四四

梁兢等題名 公一一二二

碑側題名目

仇文義題名 公八三四

薛廖等題名 公八三六

李潛題名 公八三七

崔元藻等題名 公八四四

朱九宗等題名 公一〇〇九

惠價等題名 公一〇一〇

唐北嶽祠碑

行書，額篆書，開元十五年八月。公七二七

張嘉貞撰，並行書，在北嶽廟內。

寶刻叢編，金石錄，金石文字記，潛研堂金石文目錄，金石萃編，京畿金石考，平津讀碑校記，寰宇訪碑錄，求是齋碑跋，黃氏畿輔志，根著錄之。

附碑陰題名目

武顯良等題名

張萬頃等題名 公七五五

孟暉等題名 公七七四

趙融等題名 公八〇〇

趙融等冬祭題名 公八〇二

范希朝等題名 公八一〇

元抱卿等題名 公八一四

口口題名 公八一五

陳楚題名 年月泐

劉確等題名 公八二三

劉確等冬祭題名 公八二五

劉確等題名 公八二六？

劉賞等題名 公八二七

劉賞等冬祭題名 八二八

劉賞等冬祭題名 公八二九

劉口等題名 公八三〇

李四季等題名 年銜已泐

張璠等題名 年月缺

魏口等題名 公八四一

張述等題名 年銜中斷

張周等題名 公八五五

王參題名殘字 無年月

碑陽補刻碑字題記

詳宋宣和二年。公一一二〇

鄭放等題名

案此題名在韋虛心碑陰上層左角，李愈詩之前，無年月。京畿金石考列於會昌四年，以題名人及李克嗣題張嘉貞碑考之，知放爲玄宗時人。因據以列開元十五年之後。

寶字訪碑錄著錄之，誤作鄭放。又與會昌四年薛襄題名誤合爲一。畿輔志遂亦承其說，而再誤，謂張嘉貞碑李克嗣題銜，皆會昌時補刊。因於會昌四年別出李克嗣題碑一條，殊屬非是。

唐北嶽眞君碑 佚

寶刻叢編云：房鳳撰，八分書，無姓名，開元二十年正月丙子立。公七三二

畿輔待訪碑目云：房鳳撰，分書，曲陽。

案此碑金石錄、京畿金石考亦著錄之，惟今已久佚矣。

唐北嶽恒山碑 佚

金石錄目云：開元二十一年 公七三三 擇邈詞，釋曠書。實刻類編云：智曠書，釋邈詞，開元二十一年八月奠定。

案此碑今已佚矣。

唐北嶽神廟碑

鄭子春撰，崔鑲八分書，李邕篆額。無樹碑年月。養新錄據碑陰以為開元二十三年閏十一月廿二日立。 公七三五 在北嶽廟內。

石墨鑄華，金石文字記，金石錄補，授堂金石跋，十觀齋養新錄，金石萃編，京畿金石考，寰宇訪碑錄，平津讀碑記，金石分域編，畿輔碑目，黃氏通志，八瓊室金石補正，均著錄之。

恒嶽碑陰紀段使君德政碑

崔鑲撰，並分書及篆額。末題「三年歲次乙亥閏十一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卯建」，三年以上已泐，授堂金石跋考為開元二十三。 公七三五

在鄭子春撰北嶽神廟碑陰上半截。

金石文字記，金石錄補，授堂金石跋，寰宇訪碑錄，俱著錄之。

符子珪等題名

崔鑲撰，書在段情德政記下截。案德政記與嶽廟碑同時刻石，并有篆額，其規式與正碑無異，已屬新奇，乃下列屬吏職名，亦用駢體頌揚，

為題名之創格。

授堂金石跋著錄之。

李復題北嶽廟詩石刻

首行題「五言」二字，下題「晚秋祭恒嶽巖望有懷」。李復正書。在韋虛心碑陰上層，無年月。以鄭子春北嶽廟碑陰下半截題名有司馬

李復，此詩題銜與之相同，當為同時所刻。

金石文字記，金石萃編，京畿金石考，畿輔志俱著錄。

唐封北嶽安天王碑銘

八分書，篆額，天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建 公七四八

李荃撰，戴千齡書，并題篆。杜南金韓休烈刻字。在北嶽廟內。

寶刻叢編，隱綠軒題識，金石文字記，曝書亭集，金石錄補，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金石存，金石萃編，京畿金石考，平津讀碑記，畿輔碑目，黃氏畿輔志，俱著錄之。

安天王碑陰紀賈循德政並屬吏題名

康傑撰，戴千齡分書，天寶七年夏五月 公七四八

案碑陰共分三截，第一截德政記，第二三截，均係題名。

金石錄目，金石文字記，曝書亭集，金石文跋尾，金石萃編，京畿金石考，求是齋碑跋，黃氏畿輔志，均著錄之。

附碑側題名目 案此碑側為碑樓所掩，題名已不可見，茲據各家著錄依時代列之。

孫口立冬祭題名 公八三八

李暨李蟾題名 公八四二

王處口等題名 公九〇四

李若拙等題名 公九九二

崔靖題名 公九九二

桑守贊等題名 公一〇〇〇

紀德口等題名 公一〇〇二

口口口題名 公一〇〇二

王利題名 公一〇〇六

馬興題名 公一〇一一

李釋題名 公一〇三一

王德基題名 公一〇四五

王震題名 公一〇四六

口口口題名 公一〇四七

李希一等題名 公一〇四八

張承勗題名 公一〇四九

附碑陰題名目

- 丁子琦題名 公七四八
- 馮澤題名 公七五三
- 馮澤題名 公一〇〇二
- 郝贊題名 公一〇〇二

丁子琦題名

行書，天寶七年七月一日 公七四八

在安天王碑陰。

馬若水等題名

馮澤題名

此二題名並行書左行有「癸巳九月二十三日謹記」當是天寶十二年 公七五三

在安天王碑陰。

金石萃編，黃氏通志俱著錄之。

唐鬼尉像 今佚

天下金石志云：劉伯榮筆。京畿金石考引方志云：廟門兩壁有唐人蒲州刺史劉伯榮所畫鬼尉者，左負繩矢，右捕長蛇。案此畫久佚，亦不知刻於何年月，黃氏畿輔志列於天寶十二年 公七五三 題名之後，今仍之。

武顯長等題名

案此題名在張嘉貞碑陰第三列偏左，張述題名之前。年銜多泐，故諸家未收。茲以所題郡名考之，知在乾元以前，因列於天寶十二年之後。

張萬頃等題名

八分書，天寶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公七五五 在張嘉貞碑陰上列左角，諸家俱未著錄。

甯定寺銅佛像

案此銅佛坐像，高六尺餘，其色甚古，不知鑄於何年。座上亦未有鑄字，金石家俱未著錄，惟據明萬曆三十八年 公一六一〇 重修齊定寺碑稱：故老傳聞與殘碑紀載，寺始自唐開元間。則此像亦必建寺後所鑄矣。因列於天寶之末。又此寺舊有銅鑄韋陀像，爲倒壁所碎，今已佚矣。

唐博陵崔文修墓誌銘 今佚

案此誌銘以大曆六年 公七七二 八月廿九日刻石。文修子毗敘文，不著書人名氏。縣屬平樂社村民掘地得之。後爲山東賈人購去，今不知何在矣。舊志據邑士王蔭南所藏拓本錄其文。

孟暉等題名

王士則行書，大曆九年二月六日。 公七七四 在張嘉貞碑陰第二列居中。

金石錄補，求是齋藏碑目，俱著錄，惟均誤作元年。

洪經綸題名

金石分域編云，建中元年正月。 公七八〇 案此題名，分域編不言在何碑，舊志亦云未見，今列以俟考。

張氏三世像讚碑 今佚

行書，貞元六年五月一日。 公七九〇 許琳撰，高述書，田自英刻字。

求是齋碑跋，懷岷精舍金石跋尾俱著錄之。

案此碑舊在黃山，清末庚子 公一九〇〇 之亂，爲法兵炮毀。舊志據邑士王蔭南所藏拓本錄其文。

公孫果詩石刻 佚

續寰宇訪碑錄云，正書，貞元十四年。 公七九八 直隸曲陽。案此詩石刻，今已不知所在。

唐大德智力禪師遺德碑

行書，貞元十五年正月十日樹 公七九九

沙門靈曜撰 空下缺 則書，空 日淨寺僧大悟題 缺 鏤

在縣治北四十里慧炬寺 俗名柏林院 金

石家俱未著錄。

趙融等題名

正書，貞元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公八〇〇

在張嘉貞碑陰第五列右邊左行，趙融銜半爲壁所掩。

金石分域編著錄之。

趙融等冬祭題名

正書，貞元十八年十月四日。 公八〇二

在張嘉貞碑陰第五列十六年題名之左。

金石分域編著錄之。

唐恒嶽故禪師影堂紀德碑

正書，篆額，貞元十九年。 公八〇二

在縣治北慧炬寺旁。

首行書：『唐北嶽慧炬寺建寺故禪師神道影堂紀德碑并叙』沙門良說撰，門人比丘貴道篆額，并書。馮惟政、鄭重逸等鏤。案此碑不見於各家著錄，縣志亦遺而未載。珍於去夏親到該寺遊覽，始得之。

大唐請名慧炬寺碑

正書，篇額，年月已泐，文亦殘缺不完，書撰人亦不可攷。

首行題：『唐請名慧炬寺碑文并序』下有：『北平軍口書記……』額篆書，題如前文。案此碑在慧炬寺門外道旁。金石家均未著錄，縣志遺而不載。今祇存原碑之上半截，餘則寺僧亦不知歸於何處。余到該寺遊覽時，乃先得此碑。惜即此上半，文亦多漫滅不可讀。尋釋其猶可辨認者及以碑名考之，當係初建該寺時所立，在智力禪師遺德碑之前也。以其年月已泐，故列於此。

盧挺等題名

金石分域編云：倉曹參軍盧挺等冬祭題名，正書，元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公八〇七。案此題名，不知在何碑陰。
盧永等題名

高述等題名
案此題名亦不詳其在何碑。據金石分域編云：春祭宮廬永題名，正書，元和三年三月十二日。公八〇八

行書，元和三年四月三十一。公八〇八。在韋虛心碑陰第二列偏右，左行。

金石萃編，京畿金石考，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域編，俱著錄。

范希朝等題名

正書，元和五年二月六日。公八一〇。在張嘉貞碑陰第五列，居中，已剝蝕不全。

寶刻叢編，京畿金石考，金石分域編，求是齋藏碑目，黃氏畿輔志俱著錄之。

范希朝謁北嶽廟記

集古錄目云：元和五年。公八一〇。河東節度使范希朝謁鎮州過北嶽廟題記。求是齋藏碑目云：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成紀郡王范希朝等

題名碑，正書。憲宗元和五年庚寅二月，在縣署頭門內。

案今縣署已無此碑，金石錄目，又載有唐成紀王祭北嶽碑，李穆撰，令狐靖正書，疑即是此碑。黃氏畿輔志與前分而為三碑，似誤，姑誌以俟考。

元抱卿等題名

正書，在張嘉貞碑陰第六列右邊。金石分域編云：元和九年九月。公八一四。求是齋碑跋亦著錄之。今年月初獻字已不可見。

周載題名

正書，元和十年三月十四日。公八一五。在韋虛心碑陰第二列，偏左李魯詩之下。

金石萃編，京畿金石考，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域編俱著錄之。

觀察推官口口題名

行書，元和十年三月十四日。公八一五

在張嘉貞碑陰第四列偏右，字多漫漶。

金石分域編，求是齋碑跋，俱著錄之。

李元瑜等題名

金石分域編云：義武軍節度推官李元瑜等立冬祭題名，正書，元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八一五

案此題名，不知在何碑。

大鑿禪師碑 佚

黃氏畿輔志云：元和十一年正月立。公八一六 柳宗元撰，正書，明嘉靖乙巳重刻，今佚。

鄭志等題名

正書，元和十一年十月八日。公八一六 在韋虛心碑陰第三列偏左，周載題名之下。

金石萃編，京畿金石考，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域編，俱著錄之。

鄭志題名

金石分域編云：鄭志等又題名，正書。案此題名不知在何碑陰，分域編亦不言其年月，姑附前題名之後。

陳楚題名

在張嘉貞碑陰上列右角，僅朝議郎數字可辨，年銜漫漶不可知。茲以兩唐書楚傳爲官時證之，附於元和之後，諸家俱未著錄。

劉藩等題名

正書，左行，長慶三年九月廿六日。公八二三 在張嘉貞碑陰第四列偏左。金石分域編著錄之，誤作九月廿二日。

劉礎等冬祭題名

正書，敬宗寶曆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公八二五。在張嘉貞碑陰第五列左邊。

求是齋藏碑目著錄之。

劉礎等題名

正書，寶曆口年。中間缺。案寶曆僅二年或係二字今年銜口爲刻字所泐（公八二六）。在張嘉貞碑陰第六列偏左。

求是齋藏碑目著錄之。

劉賞等題目

正書，文宗太和元年十月十日。公八二七。在張嘉貞碑陰第六列偏左，劉礎等題名之右。

金石分域編著錄之。

劉賞等冬祭題名

正書，太和二年九月二十日。公八二八。在張嘉貞碑陰第六列偏右元年題名之後。

金石分域編著錄之。

劉賞等冬祭題名

正書，太和三年十月二日。公八二九。在張嘉貞碑陰第六列二年題名之後。

金石分域編著錄之。

劉口等題名

正書，太和四年十月十三日。公八三〇。在張嘉貞碑陰第四列偏右，會昌元年魏口題名之下。

金石分域編著錄之。

薛鍛等題名

正書太和五年九月廿四日。公八三一

在章虛心碑陰第二列偏右，李夔詩之下。

金石萃編，寰宇訪碑錄，京畿金石考，金石分域編，黃氏通志均著錄之。

薛嗣立等題名

正書太和七年九月十七日。公八三三

在章虛心碑陰第四列右邊，高述題名之下。

金石萃編，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域編，均著錄之。

薛嗣立等題名

正書太和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八三四

在章虛心碑陰第四列偏左，元和十一年鄭志題名之下。

金石萃編，京畿金石考，金石分域編，著錄之。

仇文義等題名

正書太和八年十月七日。公八三四

在章虛心碑側。

金石萃編，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域編，均著錄之。

李四季等題名

在張嘉貞碑陰第四列右邊，太和四年題名之後，上下年銜俱泐，諸家未著錄。

薛慶等題名

正書開成元年九月十九日。公八三六

在章虛心碑側。

金石萃編，京畿金石考，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域編，均著錄之。

李潛題名

正書開成二年十月一日。公八三七

在章虛心碑側。

金石萃編，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域編，均著錄之。

孫口立冬祭題名

正書，開成三年十月。公八三八 在李荃碑側。

金石分域編著錄之。案今爲碑樓所掩，不可見。

薛襄等題名

正書，開成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八四〇 在漳虛心碑陰上層李魯詩之右。訪碑錄誤作行書。

金石萃編，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域編，畿輔通志，均著錄之。

張璠等題名

正書年月缺，在張嘉貞碑陰。金石分域編列於五代，畿輔志因之，皆誤。

魏口等題名

會昌元年閏九月十九日。公八四一 在張嘉貞碑第三列，偏右，已殘缺不全，諸家亦未收錄。

胡元直等題名

正書，會昌六年閏九月。公八四六

金石分域編著錄之。案此題名，不知何在。又會昌六年無閏九月。閏九月乃會昌元年。公八四一

李質李蟻題名

正書，會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八四二 在李荃碑側。

金石分域編著錄之。

張述等題名

分域編誤，今移此。

正書，年銜中斷。在張嘉貞碑陰第三列中，孟暉題名之下。以終獻與會昌元年題名時相近，故列於會昌二年。公八四二
李執方等題名

正書，會昌三年十月十日。公八四三
銜名多泐。

陳去疾題名

正書，會昌四年春仲月二十一日題。公八四四
在韋虛心碑陰下列左邊。

金石萃編，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域編，均著錄之。

諱襄秋祭題名

行書，會昌四年八月七日。公八四四
在韋虛心碑陰第二列，鄭放等題名之右。

京畿金石考，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域編，畿輔志，均著錄之。

崔元藻等題名

正書，會昌四年九月十七日。公八四四
在韋虛心碑側。

金石萃編，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域編，均著錄之。

甘露廟石柱韋損等題名

正書，大中二年二月十三日。公八四八

案石柱題名凡八面，下截已不完全。唐人題名凡五：

一，大中二年二月十三日韋損為初獻。

二，大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三，大中六年九月十六日。公八五二
皆係節度使李公度初獻。

四、大中三年四月鄧沐初獻。

五、咸通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公八六六 觀察使章綯初獻。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域編，均著錄之。

又有宋人題名凡四，詳後。

乾于潛等題名

金石分域編云：雁門乾于潛等題名，正書，咸通乙酉，六年公八六五二月。

案此題名，不知在何碑。乾于潛即章綯題名內之亞獻也。

唐北嶽真君叙聖兼再修廟碑

行書，乾符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八七七 道士崔航撰，三禮院宣教書，王保誠刻。

在縣治東十里北嶽真君廟內。金石分域編著錄之。

(附) 碑側題名目

葉棣等題名 公一〇七六 李之儀題名

賈口口等題名 公一〇九四 杜欽禮等題名 公一〇九四

口口口等題名 公一〇九四 畢勳稚題名 公一〇九五

曲陽橡某題字

碑額題名

魏常等題名 公一一〇四 張希胤題名

李克用題名

金石文字記引宋沈括筆談云：巖祠在曲陽，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曝書亭集云：曲陽北巖廟有李克用題名一百一

十八字。文稱中和五年二月 公八八五 授堂金石跋云：題名下小字天會十二年 公一一三四 一行，則此題至金已重刻。分城編云：金天會

十一年高君陳重刻。案此題名碑已佚，今巖廟內露臺前者，即金高君陳所模刊。蓋就原榻本重刻者，已非沈氏所見原碑矣。

此外拓坡集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金石萃編，京畿金石考，寰宇訪碑錄，平津讀碑記，俱著錄之。

勅葬王處存鐵券

元好問續夷堅志云：曲陽燕川青陽墳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案王

處存卒於唐昭宗乾寧二年，公八九五 此鐵券應列於唐時，黃氏畿輔志載於五代，非是。今已佚矣。又燕川地方有大家方敏，敏俗名王子墳，已無碑誌，疑即處存墓也。又養新錄卷十五楊紹買地券

此中引

王處直重修真君廟碑

正書，額篆書，年月已泐，額題大唐太師令公太原公重修真君廟之碑。高瀛撰并書，諸家俱未著錄。在縣治東趙邱村真君觀。

案此碑年月既已泐，茲以五代史王處直傳及舊唐書處直傳考之，知在光化三年後，天祐元年前，公九〇〇至九〇三 故列於此。

附碑陰題名目

張口實等題名 公一〇六〇 李惟賞等題名 公一〇六〇

潘孝和等題名 公一〇六九 王仲甫題名 公一一一三

王仲年題名 公一一一三 楊口口等題名 公一一二四

張吉甫等題名 無年月 黃口等題名 無年月

黃子燾題名

李肇題名

蔣之奇題名

郭茂題名

曹紹會題名

碑側題名目

李東之題名 公一〇五一

趙林題名 公一〇六四

內侍徐姓題名

郭思題名 公一〇九七

王口等題名 公一一〇五

趙密題名 公一一〇七

趙觀題名 公一一一八

李飾題名 無年月

張因題名

附碑陽題名目

敖知言題名 公一一〇一

李安國等題名 公一一〇八

和誥題名 無年月

晁仲維等題名 公一〇五九

蔣之奇題名 公一〇九一

曾孝廣題名 公一〇九四

張商英題名 無年月

口口口等題名 公一一〇七

張軫題名 公一一一六

祝天任等題名 無年月

曹師素等題名 無年月

王俊等題名 無年月

錢景允等題名 公一一一〇

劉民瞻題名 無年月

王處口等題名

正書。天祐三年十月十二日。公九〇四。在李荃碑側。

金石分域編著錄之。畿輔志云處字下泐，疑是直字。

案李荃碑側，為碑樓所掩，此題名已不可見。

北嶽廟口維那等題名殘字

案此題名殘字，在北嶽廟前殿，倚東壁臥石，諸家未收。正書，書法整密，極與唐人所書相類，不似後世諸刻之散渙。故定為唐刻，列於唐代碑石。案又此石頗似柱形，且有獻字，疑即宋劉義所謂唐二石柱之一。宋劉義題名在公一〇八八。今已佚矣。

五代

重修北嶽廟碑

行書。劉端撰，王知新書。

案此碑在北嶽廟內，碑頂殘缺，首行上題字亦漫漶。末後一行，題上歲在丙子十月癸未朔。下竹簾會金石目錄據

碑文記王處直修廟事，以五代史雜傳及梁太祖本紀考之，以為歲次丙子，應為梁末帝貞明二年。公九一六。惟通鑑稱唐之亡也，惟河東鳳翔

淮南稱天祐。則此碑所紀，必為天祐十三年矣。養心錄云：其時唐亡已十年，王處直為易定節度使，與河東為唇齒，當仍稱天祐十三年。分域編

同。王氏金石萃編則列於後梁貞明二年。

金石文字記京畿金石考，亦著錄之。

附碑陰題名目

吳元辰等題名 公一〇〇一

張守信等題名 公一〇〇一

李口題名 公一〇〇九

元口等題名 公一〇一〇

趙觀題名

程嚴題名

趙全興等題名

附碑側題名目

史晉題名 公一〇〇一

晁迥等題名 公一〇〇四

陳襲古題名 公一〇〇六

李惟賢等題名 公一〇四〇

晁仲維題名 公一〇五九

范宗賢題名 公一〇六〇

蔣文政等題名 公一〇六〇

蔣文政等題名 公一〇六一

李賈題名 公一〇六一

陳懷節題名

王子山院記碑

案此碑舊在縣治北五十里王子山舊院，諸家俱未著錄。舊志據馬夔撰王都重修山院碑稱：故府主北平王天祐十三年，曾持瑞節來訪名山，施免稅地四至，刊于碑陰，兼留石記表入山門等語。知此寺尚有王處直碑記。命工搗之弗獲，後至其地訪之，始知此碑已佚。因據夔碑列於天祐十三年。公九一六。余於民國四年會遊是院，住持某語余云：院側舊有大碑，為土所掩，疑或是此碑，惜未令人掘出視之也。

修王子山院記碑

行書，篆額，天成。後唐明宗元年八月十五日。馬夔撰，王進思書并鐫字。在縣治北四十餘里王子山。諸家俱未著錄。

案碑陽所載，則碑陰宜刊有北平王施免稅地四至之文。今碑陰額題「淨土邑人千佛邑人」下列僧徒及村衆楊文英等姓名，並無該項記載，想已漫漶，不可辨矣。

附碑陰題名

額程等題名 公一〇八九

附碑額題名

劉程題名 無年月

大周王子山禪院長老和尚舍利塔之記

行書，額篆書，周顯德四年二月十五日建。公九五七

守隱書。

王參題名 殘字

金石分域編云：正書無年月，在張嘉貞碑陰。

今已漫漶不可辨。

呂洞濱符籙石刻

金石分域編云：「呂洞濱」四字，後作符籙，無年月。

在北嶽廟東呂祖堂正殿東壁。上題「呂洞濱」下書符籙，左右俱有呂公親書。

四，歷年可紀。畿輔志列於五代之末，今仍之。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總目

插圖

題

- 天一閣主人范東明司馬遺像(一幅)
- 現在之天一閣(一幅)
- 明嘉靖刊本水滸傳殘頁書影(一幅)
- 明刊本西遊傳書影(二幅)
- 明刊本西遊記書影(三幅)
- 太平天國文件二種(二幅)
- 天地會文件(一幅)
- 洛佛爾博士遺像(一幅)
- 高昌譯譜附圖(二幅)
- 館藏宋版晉書書影(二幅)

題

專著

- 戰國時田齊世系年代考
- 與唐立庵論爾雅郭注佚存補訂書
- 從教外典籍所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
- 清平山堂話本與兩齣戲批校
- 孔廣森測圓海鏡批校
- 跋補藏王輔手稿七冊
- 校補天間閣集跋
- 燉煌戶籍殘簡考
- 芸齋群書題記
- 賊情彙纂訂誤
- 一部新發現的天地會文件鈔本
- 讀羅爾綱「賊情彙纂訂誤」後論洪大全
- 事蹟
- 貴縣修志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附羅爾綱跋
- 無錫華氏譜跋及譜略

作者	號	頁
馬司昂洛著 馮承鈞譯	一	一
夏清貽	一	一
陳垣	二	一
馬廉	二	三
李儼	二	三
胡適	三	九
戴明揚	三	一
王井是博著 萬斯年譯	三	七
趙萬里	三	一
羅爾綱	四	三
羅爾綱	四	一
俞大綱	四	一
許同莘	四	二
		三
		七

悼洛佛爾氏

附洛佛爾氏著作目錄

高昌譯譜

宋略存於建康實錄考

附宋略總論校記

巴陵方氏藏書志序

王覺斯題丁野鶴陸昉齋詩卷子跋

內閣大庫本碎金跋

涇陽王徵傳

明天啓壬戌科涇陽王端節公會試朱卷跋

王徵遺文抄

校記

願堂讀書記

說文答問疏證校異

論衡校箋

書目

巴黎圖書館燉煌寫本書目	伯希和著 陸翔譯	一	二七
本館善本書目新舊二目異同表		一	八九
續補館藏方志目錄		二	八五
館藏叢書總目書名首筆檢字表		四	六二
曲陽金石簡明目錄	陳任中	二	六二
附錄	高子珍	三	五三
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	趙萬里	六	八七
從天一閣說到東方圖書館	趙萬里	一	一〇三
書評	趙萬里	一	〇九
流沙墜簡校正	賀昌群	五	一三七

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新書預告

- 一 宋會要稿 影印本 二百冊 印刷中
- 二 善本乙庫書目 二冊 印刷中
- 三 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 布面裝一冊 印刷中
洋裝一冊
- 四 文學論文索引三編 平裝一冊 印刷中
- 五 叢書子目類編 印刷中
- 六 館刊圓明園專號 七卷^三四號合刊本 印刷中
- 七 善本叢書十七種 影印本 委託商務印書館印刷發行
- 八 越縵堂日記 全 上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第八卷 第六號

價目	編輯處	印刷處	代售	處
每期定價大洋四角五分(郵費在內) 預定全年大洋二元四角(郵費在內)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編輯部 北平文津街一號	北平晨報承印部 宜外大街一八一號 電話南局三三〇四	首都 國學圖書館 龍蟠里 保文堂 狀元境 上海 來青閣 四馬路 中國書店 西藏路大產里	北平 富晉書社 香雲閣 景山書社 景山東街 直隸書局 琉璃廠 來薰閣 琉璃廠 武昌 武漢大學園 珞珈山 日本 榮文堂書店 京都中京區寺町通丸太町南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Vol. 8

November-December, 1934

CONTENTS

Illustrations:

Facsimile Pages of Sung Edition "詩書"

Special Articles and Bibliography:

Preface to "巴陵方氏藏書志"..... Yu Chi-Yü

Postface to the Mss. of Ting Ye Ho's *...*..... Yu Chi-Yü

Postface to the Ching Cabinet Library *...*..... Yu Chi-Yü

A Biography of Dr. Philip Wang *...*..... Chen Yuan

Postface to Dr. Philip Wang's *...*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1622.

........ Chang Pun-Yi.

A collection of Dr. Philip Wang's articles.

Critical Notes on "論衡", *Concluded.*..... Liu Pan-Shui

An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Tablets of Ch'ü Yang

Hsien (曲陽縣), Hopsh Province..... Kao Tse-Ch'eng

**PUBLISHED BY THE LIBRARY
1 WEN TSIN STREET, PEIPING**

Foreign Annual Subscription: \$2.00 gold. Postage Free